

口，就看见了片区警察魏大平，他对我说：“去收拾东西回家。”我回到监室，里面的两个大法弟子对我说：“不是填的半个月吗？”我说：“他们本来就是非法的，其实我们一天都不应该在这儿呆。”

后来，听说其中有一位女孩儿冯小韵，又被非法劳教了，但她非常坚定抵制邪恶。她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 办证风波

我买的商品房该办产权证时我被非法劳教不在家，老母亲和 9 岁的儿子一老一小又不懂，所以一直未办。办产权需要身份证，而我的身份证在第一次上北京时就被没收，现在只有去派出所补办。

11 月份，我便到了户口所在地龙潭寺派出所，找到片区警察廖有良，一见面他就问我：“现在如何？”我说：“回家后身体长好了，今天来找你补办身份证

好办产权证。”他说：“那你就写个认识。”说话间递过来纸和笔。我便坐下来认真地写道：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一次健康；是江氏集团迫害我蹲监狱接近两年，无法挣钱供养孤苦伶仃的一老一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我要坚定地修下去等内容。他看后火冒三丈地说：“就凭你这个认识，我就可以把你甩进去（监狱）。”我立即站起来威严的说：“你说了不算！你们这些警察真话不敢听，难道要我说假话来骗你们听到心里才舒服？”我继续正念抵制。他的声音开始由大变小，最后说：“那我就把这个认识给放在档案里……”

到了办证中心，工作人员说还需要申请和盖章。第二天，我又到龙潭寺派出所去，结果廖警察一直在开会，他便让我到办事处那边去盖章也行。我边走边发正念，到了办事处，向他们问好后，我便自我介绍，并说

《毛选》……我们对警察说：“毛主席说〈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只要人民说得好，我们就照他的办。在法轮功问题上，我们都是经过亲身实践，证明法轮功对身心健康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有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上访讲真话，政府不但不听，反而把说真话的人都关起来呢？为什么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为什么我们的上访之路变成走进监狱的入门之路？”

熊副所长说：“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就象枪一样，拿了别人（指江泽民）的钱，人家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我们整天被关在黑房子里，不准接见，不准打电话，连一般拘留人员有的权利都没有，完全与世隔绝。中午吃一点带泥的烂土豆，晚饭则全是早上和中午的剩菜剩饭甚至把别人倒在泔水桶里的饭煮在一起叫“八宝粥”，这就是江氏集团宣称

的“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半个月折磨下来我已瘦得变了形，家人见了偷偷地为我落下伤心的眼泪。

### 被迫失去工作

回家后，我觉得我不应该再炒股票，便把余下的 30 万左右买的股票拿到股市上去卖，朋友的舅舅说：“现在价位太低，不太好找买主，你需要钱装修房子就先拿点钱用了再说，股票先放在我这儿慢慢找买主给你卖出去。”就这样我把股票全部给了他。

几个月来电视、报纸仍然继续不停地栽赃法轮功。

1999 年 11 月，我到干道指挥部开票，李姐在办公室亲自对我说：“我们单位要是查出了一个炼法轮功的，单位就会被罚款 10 万元。小钟，你虽然不是单位职工，但长期在这里接洽业务，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要靠在这里吃饭，你还是替我们着想就别炼了，如果你还炼，我们也不敢再给你业

口，就看见了片区警察魏大平，他对我说：“去收拾东西回家。”我回到监室，里面的两个大法弟子对我说：“不是填的半个月吗？”我说：“他们本来就是非法的，其实我们一天都不应该在这儿呆。”

后来，听说其中有一位女孩儿冯小韵，又被非法劳教了，但她非常坚定抵制邪恶。她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 办证风波

我买的商品房该办产权证时我被非法劳教不在家，老母亲和 9 岁的儿子一老一小又不懂，所以一直未办。办产权需要身份证，而我的身份证在第一次上北京时就被没收，现在只有去派出所补办。

11 月份，我便到了户口所在地龙潭寺派出所，找到片区警察廖有良，一见面他就问我：“现在如何？”我说：“回家后身体长好了，今天来找你补办身份证

好办产权证。”他说：“那你就写个认识。”说话间递过来纸和笔。我便坐下来认真地写道：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一次健康；是江氏集团迫害我蹲监狱接近两年，无法挣钱供养孤苦伶仃的一老一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我要坚定地修下去等内容。他看后火冒三丈地说：“就凭你这个认识，我就可以把你甩进去（监狱）。”我立即站起来威严的说：“你说了不算！你们这些警察真话不敢听，难道要我说假话来骗你们听到心里才舒服？”我继续正念抵制。他的声音开始由大变小，最后说：“那我就把这个认识给放在档案里……”

到了办证中心，工作人员说还需要申请和盖章。第二天，我又到龙潭寺派出所去，结果廖警察一直在开会，他便让我到办事处那边去盖章也行。我边走边发正念，到了办事处，向他们问好后，我便自我介绍，并说

《毛选》……我们对警察说：“毛主席说〈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只要人民说得好，我们就照他的办。在法轮功问题上，我们都是经过亲身实践，证明法轮功对身心健康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有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上访讲真话，政府不但不听，反而把说真话的人都关起来呢？为什么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为什么我们的上访之路变成走进监狱的入门之路？”

熊副所长说：“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就象枪一样，拿了别人（指江泽民）的钱，人家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我们整天被关在黑房子里，不准接见，不准打电话，连一般拘留人员有的权利都没有，完全与世隔绝。中午吃一点带泥的烂土豆，晚饭则全是早上和中午的剩菜剩饭甚至把别人倒在泔水桶里的饭煮在一起叫“八宝粥”，这就是江氏集团宣称

的“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半个月折磨下来我已瘦得变了形，家人见了偷偷地为我落下伤心的眼泪。

### 被迫失去工作

回家后，我觉得我不应该再炒股票，便把余下的 30 万左右买的股票拿到股市上去卖，朋友的舅舅说：“现在价位太低，不太好找买主，你需要钱装修房子就先拿点钱用了再说，股票先放在我这儿慢慢找买主给你卖出去。”就这样我把股票全部给了他。

几个月来电视、报纸仍然继续不停地栽赃法轮功。

1999 年 11 月，我到干道指挥部开票，李姐在办公室亲自对我说：“我们单位要是查出了一个炼法轮功的，单位就会被罚款 10 万元。小钟，你虽然不是单位职工，但长期在这里接洽业务，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要靠在这里吃饭，你还是替我们着想就别炼了，如果你还炼，我们也不敢再给你业

务，请你能够理解我们的处境。你看看每天晚上的新闻根本没看头，全部被二李站完了，一个是李登辉，一个是你们师父李洪志。”最后她说：“你就表个态，说不炼了。”

我说：“李姐，我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事你们都很了解，电视上的话是真还是假，你们心里也应该明白。我修真、善、忍绝不能说半句假话，我能为了在这里挣钱违背良心说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话吗？请你们理解我为什么不愿说假话的原因。”（师父在《转法轮》中第 14 页讲：“**道家修炼真、善、忍，重点修了真。所以道家讲修真养性，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但是忍也有，善也有，重点**

第二章 艰辛上访路

初次上访

1999 年 12 月 3 日，在不公正的对待下，我带上 8

**落在真上去修。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但是真也有，忍也有，重点落在善上去修。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炼的功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压力下，在这样的“政策”下，我不得不被迫离开合作了 9 年的业务单位。以前每月收入一万多元突然都没了，一家老小三口怎么生活？小孩上学怎么办？我明白这是江氏集团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经济手段，但我绝不会放弃修炼，决心在宇宙真理的大道上永远走下去！

岁的儿子和另一位刚从成都安康医院（精神病院）被迫害出来的功友一起，乘上北去的列车，为法轮功上访，

务，请你能够理解我们的处境。你看看每天晚上的新闻根本没看头，全部被二李站完了，一个是李登辉，一个是你们师父李洪志。”最后她说：“你就表个态，说不炼了。”

我说：“李姐，我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事你们都很了解，电视上的话是真还是假，你们心里也应该明白。我修真、善、忍绝不能说半句假话，我能为了在这里挣钱违背良心说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话吗？请你们理解我为什么不愿说假话的原因。”（师父在《转法轮》中第 14 页讲：“**道家修炼真、善、忍，重点修了真。所以道家讲修真养性，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但是忍也有，善也有，重点**

第二章 艰辛上访路

初次上访

1999 年 12 月 3 日，在不公正的对待下，我带上 8

**落在真上去修。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但是真也有，忍也有，重点落在善上去修。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炼的功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压力下，在这样的“政策”下，我不得不被迫离开合作了 9 年的业务单位。以前每月收入一万多元突然都没了，一家老小三口怎么生活？小孩上学怎么办？我明白这是江氏集团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经济手段，但我绝不会放弃修炼，决心在宇宙真理的大道上永远走下去！

岁的儿子和另一位刚从成都安康医院（精神病院）被迫害出来的功友一起，乘上北去的列车，为法轮功上访，

上警察来查监，我就对他说：“我要写申诉。”申诉写好后，我亲自交给所长杨××。过了一会儿所长杨××告诉我说：“我已打了电话给万年场派出所联系了，他们国庆节放假到 8 号才上班，只有等到 8 号再说。”

邪恶使绝了招术也达不到目地

8 号上午，所长杨××把我叫出去，我看见万年场派出所的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主任李强军和居委会的人都来了。他们叫我写个保证：不炼了，马上就接我回去。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为什么不炼？要写保证两年前就写了，还能等到今天吗？跟我打交道两年多了，你们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他们说：“你这个人除了炼法轮功不好以外，什么都好。”我说：“还不是炼法轮功后才变好的，你们说一说法轮功究竟不好在哪里？”他们回答：“反正政府说不好就

上警察来查监，我就对他说：“我要写申诉。”申诉写好后，我亲自交给所长杨××。过了一会儿所长杨××告诉我说：“我已打了电话给万年场派出所联系了，他们国庆节放假到 8 号才上班，只有等到 8 号再说。”

邪恶使绝了招术也达不到目地

8 号上午，所长杨××把我叫出去，我看见万年场派出所的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主任李强军和居委会的人都来了。他们叫我写个保证：不炼了，马上就接我回去。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为什么不炼？要写保证两年前就写了，还能等到今天吗？跟我打交道两年多了，你们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他们说：“你这个人除了炼法轮功不好以外，什么都好。”我说：“还不是炼法轮功后才变好的，你们说一说法轮功究竟不好在哪里？”他们回答：“反正政府说不好就

是不好，我们听政府的。”  
见我不写保证，他们马上就走，我就拽着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回家，死活不住在这里。所长杨××见状后马上劝阻说：“钟芳琼，再耐心的住满半个月，反正只有几天了。”正如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别看邪恶它怎么恶毒，现在它已经是使绝了招术，只有定性不断升级和舆论造假，变态的心理一味逼着那些学员去写什么悔过书啊！什么签字啊。明知道是假的，改变不了人心，为什么非得这样做呢？为什么非得让你签那字呢？为什么非得让你说个“不炼”才放你呢？这边“炼”就判刑，那边说句“不炼”就可以放人，这个差异也太大了吧？正常吗？不正常。那不很明显吗？就是让你掉下来，就是叫你说那句话。”**

10 号上午 9 点钟左右，突然又叫我出去，心想：又有什么事，刚走到门

是不好，我们听政府的。”  
见我不写保证，他们马上就走，我就拽着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回家，死活不住在这里。所长杨××见状后马上劝阻说：“钟芳琼，再耐心的住满半个月，反正只有几天了。”正如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别看邪恶它怎么恶毒，现在它已经是使绝了招术，只有定性不断升级和舆论造假，变态的心理一味逼着那些学员去写什么悔过书啊！什么签字啊。明知道是假的，改变不了人心，为什么非得这样做呢？为什么非得让你签那字呢？为什么非得让你说个“不炼”才放你呢？这边“炼”就判刑，那边说句“不炼”就可以放人，这个差异也太大了吧？正常吗？不正常。那不很明显吗？就是让你掉下来，就是叫你说那句话。”**

10 号上午 9 点钟左右，突然又叫我出去，心想：又有什么事，刚走到门

我独自一人住在阴暗狭小的臭房子里，阴森恐怖。凌晨，我开始炼功。到了上班时，所长冉××带着一个手里拿着照相机的小伙子和来开门的魏警察一起到留置室。见到我便说：“人还挺年轻、漂亮的，怎么到了

### 第三章 余波未平

#### 又进拘留所

到了下午，魏大平又要把我往拘留所送，我坚决反对：“我不去，我没有错。连家都未回，你凭什么理由又把我送去，你们知法犯法，我要申诉。”魏大平说：“要申诉也只能到拘留所才行。”我又一次无辜的被魏大平送进了九茹村拘留所。

到拘留所我就对值班警察说：“我要写申诉，我刚从劳教所期满释放，还未回家就又被派出所毫无理由地把我强行送进来。”警察说：“今天是国庆节，都放假了，只有等 3 号上班再

这里还敢炼！”我说：“炼功人只要有时间，走到哪里都炼。”他又说：“那你把你今天早上炼的功再炼一遍给我看看。”我就开始炼给他们看，小伙子便开始照相，也不知他们是不是想以此作为继续迫害的证据。

说。”我说：“国庆节，99 年国庆节，我就被关在这里，这几年的所有节日我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为什么？就是因为做好人，说真话就被非法拘留十一次，还被劳教。你知道我为什么被劳教吗？是因为电视上颠倒是非说：‘我炼法轮功都炼瘫痪了。’其实，你们最清楚，因为我在去劳教所之前一直被关在这里十次，你们最有发言权。结果我写一篇文章澄清电视台事实就被劳教了。你说冤不冤？江氏集团为什么这么怕说真话的人呢？你想过没有？”警察只是静静的听着，不吱声。

好不容易才到 3 号，早

我独自一人住在阴暗狭小的臭房子里，阴森恐怖。凌晨，我开始炼功。到了上班时，所长冉××带着一个手里拿着照相机的小伙子和来开门的魏警察一起到留置室。见到我便说：“人还挺年轻、漂亮的，怎么到了

### 第三章 余波未平

#### 又进拘留所

到了下午，魏大平又要把我往拘留所送，我坚决反对：“我不去，我没有错。连家都未回，你凭什么理由又把我送去，你们知法犯法，我要申诉。”魏大平说：“要申诉也只能到拘留所才行。”我又一次无辜的被魏大平送进了九茹村拘留所。

到拘留所我就对值班警察说：“我要写申诉，我刚从劳教所期满释放，还未回家就又被派出所毫无理由地把我强行送进来。”警察说：“今天是国庆节，都放假了，只有等 3 号上班再

这里还敢炼！”我说：“炼功人只要有时间，走到哪里都炼。”他又说：“那你把你今天早上炼的功再炼一遍给我看看。”我就开始炼给他们看，小伙子便开始照相，也不知他们是不是想以此作为继续迫害的证据。

说。”我说：“国庆节，99 年国庆节，我就被关在这里，这几年的所有节日我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为什么？就是因为做好人，说真话就被非法拘留十一次，还被劳教。你知道我为什么被劳教吗？是因为电视上颠倒是非说：‘我炼法轮功都炼瘫痪了。’其实，你们最清楚，因为我在去劳教所之前一直被关在这里十次，你们最有发言权。结果我写一篇文章澄清电视台事实就被劳教了。你说冤不冤？江氏集团为什么这么怕说真话的人呢？你想过没有？”警察只是静静的听着，不吱声。

好不容易才到 3 号，早

向政府反映我炼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

由于到处都是拦截大法弟子进京上访的便衣警察，我们先坐大巴到绵阳，坐火车到郑州，乘特快到石家庄，又花了 800 元坐出租车，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来广营的一个临时居住炼功点，准备与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交流后去上访。12 月 6 日早晨到京。儿子因为要赶回去上学，吃过午饭，他便和另一功友一起去天安门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功法。我想在北京郊外来广营住两天再去信访办。我与儿子就分开了。结果，第二天早晨，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来盘问我们（除我外还有其他三位外地来京的功友）是否是炼法轮功的，我们回答说是，那人就用手机通知人来，把我们绑架到了来广营派出所。10 小时后，转到成都驻京办。

#### 成都驻京办

驻京办后面是一个四合

向政府反映我炼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

由于到处都是拦截大法弟子进京上访的便衣警察，我们先坐大巴到绵阳，坐火车到郑州，乘特快到石家庄，又花了 800 元坐出租车，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来广营的一个临时居住炼功点，准备与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交流后去上访。12 月 6 日早晨到京。儿子因为要赶回去上学，吃过午饭，他便和另一功友一起去天安门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功法。我想在北京郊外来广营住两天再去信访办。我与儿子就分开了。结果，第二天早晨，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来盘问我们（除我外还有其他三位外地来京的功友）是否是炼法轮功的，我们回答说是，那人就用手机通知人来，把我们绑架到了来广营派出所。10 小时后，转到成都驻京办。

#### 成都驻京办

驻京办后面是一个四合

院，三面是小房间，一面是门。功友们被送到这里后都被它们非法搜身关进小房间。搜身时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让我把衣服脱光，只剩胸罩和内裤，负责非法搜身的女人穿的是服务员的衣服，估计是驻京办宾馆的服务员。我和一个女功友一起，它们搜走了我的一本大法书和我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搜出了另一功友身上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放在桌上。我不想让它们知道这个号码以此来迫害功友，就一口把纸条吞了下去。恶人成都一处的处长冯久伟（音）马上命令姓王的保安给我戴上手铐，拖出大门外，铐在驻京办门外的石狮子上，当时天气非常冷，把我从晚上 7 点铐到 11 点过，然后非法提审我，我说：“做好人没有错，我来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现在还没去，就被关到这里来了。”它们强迫我说出是谁组织来上访的，告诉它们姓名电话。我说：“我们没有任何组织，

院，三面是小房间，一面是门。功友们被送到这里后都被它们非法搜身关进小房间。搜身时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让我把衣服脱光，只剩胸罩和内裤，负责非法搜身的女人穿的是服务员的衣服，估计是驻京办宾馆的服务员。我和一个女功友一起，它们搜走了我的一本大法书和我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搜出了另一功友身上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放在桌上。我不想让它们知道这个号码以此来迫害功友，就一口把纸条吞了下去。恶人成都一处的处长冯久伟（音）马上命令姓王的保安给我戴上手铐，拖出大门外，铐在驻京办门外的石狮子上，当时天气非常冷，把我从晚上 7 点铐到 11 点过，然后非法提审我，我说：“做好人没有错，我来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现在还没去，就被关到这里来了。”它们强迫我说出是谁组织来上访的，告诉它们姓名电话。我说：“我们没有任何组织，

都是自发的行为。”它们对我没办法，就把我关进6号房。警察非法提审我时问我钟才一是不是我的儿子，我才知道，儿子也被关在这里。他们把我和儿子分开关押了5天后，准备送我们回成都时，我才和儿子见面，临走的当天下午3点左右，处长冯久伟又来对我说：“限制你在30分钟内把你那天吃进去的电话号码说出来，否则我一个电话到成都，至少要判你3年。”他说什么我也不动心。过了很久，儿子问我：“妈妈，这么长时间了那个警察叔叔还不来呢！”他说的话并没有吓倒我。因为他知道来也没有用。

这期间儿子给我讲述了他和我分开时的心里话和分开后的经历：那天你送我们去乘车，一路上我仍然心情沉重不说话。快到车站了，我渐渐放慢脚步，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希望和妈妈多呆一会儿。你对我说：“儿子，你回去一定要听婆

婆的话，好好读书，坚定修炼。”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哽咽着回答说：“嗯。那时我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也问你：“妈妈你啥时候回来呢？”你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哭了。天上下着雪，我们流着泪，8岁的我就这样生死离别似的和你分开了，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你。我的眼前已模糊不清。我上了车，车渐渐开走了，我把头伸出了窗外，依依不舍地看见你的身影渐渐远去了，远去了……

我和聂叔叔乘车到了天安门，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到了天安门广场中央。我们看周围没多少人，我们就在原地炼起了第二套功法（抱轮）。刚炼还没到一分钟，我就听到了警笛声，我睁眼一看，看见了周围过路的行人看着我和聂叔叔炼功。一辆警车飞快地向我们俩开来，停在我们面前，从上面下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抓

念闯出了魔窟。

2001年9月30日，是我非法劳教期超出整三个月的日子。下午3点左右，警察突然叫我收拾东西，我以为我要被转至新疆去开荒终身监禁。便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走出二号门，便看见了万年场派出所片区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的人。是开车来的，就知道是接我回家，便对送我出来的干部说：“请你把我的被盖带回9中队，我要回家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魏警察也说人都坐满了东西放不下。干部说：“既然拿出来就不能拿进去。”喔！我明白了，若再把我的东西拿回队上，其他大法弟子不就知道我回家了吗？警察不就骗不了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了吗？

### 走到哪里都修炼

上车后，魏警察问我：“钟芳琼还炼不炼呢？”我说：“炼。”车上的人都嘲笑我还炼，“教训还不够吗？该醒悟了。现在我们办

事处新调来一位李主任，回去慢慢给你说。”一路上，我就给他们讲劳教所的警察如何迫害大法弟子、迫害我；大法如何的美好、神奇；电视、报纸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以及自古到今的修炼故事，请你们要明辨是非，不要上当受骗。一警察说：“把你送去劳教，不但没有转化，反而还越来越坚定了，现在反过来转化我们，你也想让我们和你一样被劳教吗？”我说：“被劳教的原因只因为说真话、做好人，你们觉得正常吗？请你们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晚上8点钟左右回到万年场派出所，我以为马上就要把我送回家，可警察魏大平说：“所长已下班了，你就在留置室住一晚上，等明天所长来了再说。”我坚决说：“不，我要立即回家，我是自由的，我无罪为什么要把我关进去。”魏警察说：“没有说你你有罪，只是暂时住一晚上。”就这样又强行把我推进留置室……

都是自发的行为。”它们对我没办法，就把我关进6号房。警察非法提审我时问我钟才一是不是我的儿子，我才知道，儿子也被关在这里。他们把我和儿子分开关押了5天后，准备送我们回成都时，我才和儿子见面，临走的当天下午3点左右，处长冯久伟又来对我说：“限制你在30分钟内把你那天吃进去的电话号码说出来，否则我一个电话到成都，至少要判你3年。”他说什么我也不动心。过了很久，儿子问我：“妈妈，这么长时间了那个警察叔叔还不来呢！”他说的话并没有吓倒我。因为他知道来也没有用。

这期间儿子给我讲述了他和我分开时的心里话和分开后的经历：那天你送我们去乘车，一路上我仍然心情沉重不说话。快到车站了，我渐渐放慢脚步，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希望和妈妈多呆一会儿。你对我说：“儿子，你回去一定要听婆

婆的话，好好读书，坚定修炼。”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哽咽着回答说：“嗯。那时我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也问你：“妈妈你啥时候回来呢？”你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哭了。天上下着雪，我们流着泪，8岁的我就这样生死离别似的和你分开了，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你。我的眼前已模糊不清。我上了车，车渐渐开走了，我把头伸出了窗外，依依不舍地看见你的身影渐渐远去了，远去了……

我和聂叔叔乘车到了天安门，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到了天安门广场中央。我们看周围没多少人，我们就在原地炼起了第二套功法（抱轮）。刚炼还没到一分钟，我就听到了警笛声，我睁眼一看，看见了周围过路的行人看着我和聂叔叔炼功。一辆警车飞快地向我们俩开来，停在我们面前，从上面下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抓

念闯出了魔窟。

2001年9月30日，是我非法劳教期超出整三个月的日子。下午3点左右，警察突然叫我收拾东西，我以为我要被转至新疆去开荒终身监禁。便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走出二号门，便看见了万年场派出所片区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的人。是开车来的，就知道是接我回家，便对送我出来的干部说：“请你把我的被盖带回9中队，我要回家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魏警察也说人都坐满了东西放不下。干部说：“既然拿出来就不能拿进去。”喔！我明白了，若再把我的东西拿回队上，其他大法弟子不就知道我回家了吗？警察不就骗不了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了吗？

### 走到哪里都修炼

上车后，魏警察问我：“钟芳琼还炼不炼呢？”我说：“炼。”车上的人都嘲笑我还炼，“教训还不够吗？该醒悟了。现在我们办

事处新调来一位李主任，回去慢慢给你说。”一路上，我就给他们讲劳教所的警察如何迫害大法弟子、迫害我；大法如何的美好、神奇；电视、报纸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以及自古到今的修炼故事，请你们要明辨是非，不要上当受骗。一警察说：“把你送去劳教，不但没有转化，反而还越来越坚定了，现在反过来转化我们，你也想让我们和你一样被劳教吗？”我说：“被劳教的原因只因为说真话、做好人，你们觉得正常吗？请你们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晚上8点钟左右回到万年场派出所，我以为马上就要把我送回家，可警察魏大平说：“所长已下班了，你就在留置室住一晚上，等明天所长来了再说。”我坚决说：“不，我要立即回家，我是自由的，我无罪为什么要把我关进去。”魏警察说：“没有说你你有罪，只是暂时住一晚上。”就这样又强行把我推进留置室……

通过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用善心感化着狱警和犯人，不断地给他们讲着真象，让很多警察都明白了法轮功不是象电视等媒体上所说的那样，后来很多警察表面上对我们气势汹汹，私下里就对我们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但我们拿着别人（指江泽民）的钱，我们就象枪使一样，别人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只有干什么。”所以真正污蔑大法、酷刑折磨、虐杀大法弟子、唆使警察犯罪的真正元凶是江泽民。

### 正念闯魔窟

9 中队是法轮功学员和吸毒犯的混杂中队。在那里，警察仍然安排两个人包夹，每天都强迫听攻击大法的文章，仍然每星期一次强迫表态。我继续讲电视上以我的事例诽谤大法的颠倒黑白的报道，并把腿给他们看。吸毒犯听后，都觉得法轮功太冤了，心里明白，但不敢吱声。

一天，胡干事对我说：“钟芳琼，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就是不转化，有什么想不通的嘛，不要钻牛角尖了，转化了好回家。”她就变花样地找来已“转化者”，三天三夜轮番给我做“转化”工作。他们说：“你不转化怎么出去，难道你能从这里飞出去吗？”我说：“谁把我送来就谁把我接回去，因为做好人无罪。”警察说：“现在已说法轮功学员是反革命，凡是不“转化”的，全部送新疆去开荒终身监禁。”我看见承受不了迫害而被“转化”的学员陆续放回家，而不“转化”的一个也没有放，并且有的甚至超期一年。但我心里明白——我要堂堂正正地做修炼的人，哪怕是枪毙我也得说真话，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每天坚持背法，我每天除了背两遍《洪吟》外，还把能背的 40 多首经文也坚持背两遍才睡觉，在大法的指导下，我正

到了警车上。我看见车上有很多被抓的大法弟子。有一个警察问我：“你这么小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来护法！”警察说：“护法？是来保护头发吗？”其他警察也开始嘲笑我，这时，问我的警察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马上就哭了。一个年轻的女功友把我拉到她的怀里安慰地说：“不哭，不哭，大法小弟子是不哭的，师父最喜欢小弟子了。”很快警察就把我们运到了一个房子里，大房子正面的墙全是用铁栏杆做的，里面有一个用水泥做的和房子一样长的靠墙的床。上面坐了很多功友。我们在那里呆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警察又把我 和聂叔叔送到了驻京办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十几张椅子和几张桌子。我睡觉的时候就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睡，聂叔叔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盖在我身上。有一次我被吵声从梦中惊醒，原来是一个警察在骂聂叔叔，因为警察不准聂叔叔给我盖他的

衣服，警察说着就打了聂叔叔一个耳光。等警察走后，我问聂叔叔刚才打的耳光痛不痛，他说：“我刚才脸被冻僵了，打起没感觉。”一个好心好意的人给一个小孩盖衣服，而且当时还是零下几度，却“吃”了警察一个耳光，天下哪有这种理啊！

在那个房间里成天开着灯，被窗帘遮住的窗子外面也看不到天空，所以我分辨不出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就更不知道我在里面呆了多少天。有一天，聂叔叔对我说：“你妈妈来了。”我赶紧问：“在哪？”“在外面。”我就马上揭开一个窗帘的角看见了外面，可是没看见你，我的心情又坠了下去。聂叔叔又说：“她已经进房间里了。”大概又过了两天，我被放出来看见你时就赶紧跑到你的旁边。”

我的心被儿子的话语阵阵绞动着，望着儿子瘦弱的身子，心底里溢出了由衷的欣慰：“儿子，你做得真

通过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用善心感化着狱警和犯人，不断地给他们讲着真象，让很多警察都明白了法轮功不是象电视等媒体上所说的那样，后来很多警察表面上对我们气势汹汹，私下里就对我们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但我们拿着别人（指江泽民）的钱，我们就象枪使一样，别人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只有干什么。”所以真正污蔑大法、酷刑折磨、虐杀大法弟子、唆使警察犯罪的真正元凶是江泽民。

### 正念闯魔窟

9 中队是法轮功学员和吸毒犯的混杂中队。在那里，警察仍然安排两个人包夹，每天都强迫听攻击大法的文章，仍然每星期一次强迫表态。我继续讲电视上以我的事例诽谤大法的颠倒黑白的报道，并把腿给他们看。吸毒犯听后，都觉得法轮功太冤了，心里明白，但不敢吱声。

一天，胡干事对我说：“钟芳琼，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就是不转化，有什么想不通的嘛，不要钻牛角尖了，转化了好回家。”她就变花样地找来已“转化者”，三天三夜轮番给我做“转化”工作。他们说：“你不转化怎么出去，难道你能从这里飞出去吗？”我说：“谁把我送来就谁把我接回去，因为做好人无罪。”警察说：“现在已说法轮功学员是反革命，凡是不“转化”的，全部送新疆去开荒终身监禁。”我看见承受不了迫害而被“转化”的学员陆续放回家，而不“转化”的一个也没有放，并且有的甚至超期一年。但我心里明白——我要堂堂正正地做修炼的人，哪怕是枪毙我也得说真话，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每天坚持背法，我每天除了背两遍《洪吟》外，还把能背的 40 多首经文也坚持背两遍才睡觉，在大法的指导下，我正

到了警车上。我看见车上有很多被抓的大法弟子。有一个警察问我：“你这么小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来护法！”警察说：“护法？是来保护头发吗？”其他警察也开始嘲笑我，这时，问我的警察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马上就哭了。一个年轻的女功友把我拉到她的怀里安慰地说：“不哭，不哭，大法小弟子是不哭的，师父最喜欢小弟子了。”很快警察就把我们运到了一个房子里，大房子正面的墙全是用铁栏杆做的，里面有一个用水泥做的和房子一样长的靠墙的床。上面坐了很多功友。我们在那里呆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警察又把我 和聂叔叔送到了驻京办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十几张椅子和几张桌子。我睡觉的时候就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睡，聂叔叔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盖在我身上。有一次我被吵声从梦中惊醒，原来是一个警察在骂聂叔叔，因为警察不准聂叔叔给我盖他的

衣服，警察说着就打了聂叔叔一个耳光。等警察走后，我问聂叔叔刚才打的耳光痛不痛，他说：“我刚才脸被冻僵了，打起没感觉。”一个好心好意的人给一个小孩盖衣服，而且当时还是零下几度，却“吃”了警察一个耳光，天下哪有这种理啊！

在那个房间里成天开着灯，被窗帘遮住的窗子外面也看不到天空，所以我分辨不出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就更不知道我在里面呆了多少天。有一天，聂叔叔对我说：“你妈妈来了。”我赶紧问：“在哪？”“在外面。”我就马上揭开一个窗帘的角看见了外面，可是没看见你，我的心情又坠了下去。聂叔叔又说：“她已经进房间里了。”大概又过了两天，我被放出来看见你时就赶紧跑到你的旁边。”

我的心被儿子的话语阵阵绞动着，望着儿子瘦弱的身子，心底里溢出了由衷的欣慰：“儿子，你做得真



好！”

有警察要回成都，顺便把我们 4 个大法弟子押回去。警察强行扣了我们四个大法弟子每人 50 元钱，说是从驻京办到北京火车站的车费。警察把我们押送到北京火车站后，强行从我们的钱中扣出两张卧铺票车费。

### 知道真象的乘务员

在火车上，警察为了便于休息，便包了一个卧铺间，上、中、下两对面共 6 个铺位，我们 4 个大法弟子，自己出钱住 2 个铺位，晚上警察睡觉时，一警察把我们守着，并且还把我们用手铐铐在铁床上。

一天早上，有几个乘务员一听说我们是法轮功，便拉开门帘来看我们，警察说：“当心一点，法轮功都是有功的，看伤着你们。”一乘务员说：“其实我们车务段也有一个炼法轮功的大姐。待人很好的，我们都很喜欢她，谁知道这政府一反对法轮功，她也不明不白地

下岗了……”

### 青羊区戒毒所

两天后的早晨 7 点多钟，火车刚到成都，我们就被早已在此等候的警车直接押送到成都市青羊区戒毒所。那里的高音喇叭长时间播放着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污蔑师父的谣言，里面保安严密监视我们，不准我们说话，中午警察把儿子带走了。晚饭后，他们把我们关在大房子里面“洗脑”。我不愿意听他那一套谎言，就站起来炼功。保安发现后，一脚把我踢出室外，强行让我们把皮衣、外套脱下来，在寒风中受冻。因保安要把遮风避雨的条花塑料布掀开看着我们，虽然他们边看守我们边吃着火锅，时间长了他们也冻得不行，又只好关上塑料布，让我们进来长时间蹲在地上。时间长了，我的腿、脚开始麻木，实在支撑不住快要倒下了，我赶紧用手撑住旁边的铁架要求上厕所，才缓了一口气。完后，又继续蹲……

好！”

有警察要回成都，顺便把我们 4 个大法弟子押回去。警察强行扣了我们四个大法弟子每人 50 元钱，说是从驻京办到北京火车站的车费。警察把我们押送到北京火车站后，强行从我们的钱中扣出两张卧铺票车费。

### 知道真象的乘务员

在火车上，警察为了便于休息，便包了一个卧铺间，上、中、下两对面共 6 个铺位，我们 4 个大法弟子，自己出钱住 2 个铺位，晚上警察睡觉时，一警察把我们守着，并且还把我们用手铐铐在铁床上。

一天早上，有几个乘务员一听说我们是法轮功，便拉开门帘来看我们，警察说：“当心一点，法轮功都是有功的，看伤着你们。”一乘务员说：“其实我们车务段也有一个炼法轮功的大姐。待人很好的，我们都很喜欢她，谁知道这政府一反对法轮功，她也不明不白地

岁），不但被龙泉的警察非法罚款 1 万多元而且还非法拘留好几次后，又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期间，经常被 7 中队队长张小芳用电棍电，用抹布塞嘴，用绳子反绑在大树上；长期象十字架一样，背着门板，双手分别吊铐在两边的窗台上。一次，被护卫队的七、八个男警察按在地上，卡着脖子，致使她无法呼吸，差点失去生命；还有一次，被七八个人按住，有的按头，有的按手、按脚，有的卡脖子、捏鼻子、捏嘴，被强行灌南瓜汤，南瓜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又一次差点丧命。她于 2002 年 5 月左右才释放回家，回家后不久（大概是 2003 年 8 月），因散发真象资料，又被非法绑架至郫县看守所，后被强行输入不明药物，导致精神失常，根本无记忆，并且双腿也被迫害得无法正常行走，于 2004 年 1 月左右才被放回家，至今也未完全恢复，却又在家中被无端非法

绑架。

还有很多人被狱警所指使的犯人或狱警，使用各种卑鄙、残酷的手段折磨，有的在春节当天被护卫队的几个警察毒打后，绑在雨中罚站致昏死过去；有的被狱警指使吸毒的犯人拖进厕所灌带血的卫生巾；有的被狱警指使的犯人强行扒光衣服站在镜子前被羞辱；有的被狱警指使的犹太或吸毒犯用棍子毒打致昏死；有的被关水牢（用砖头把门口堵住，室内装水，强行把大法弟子按住坐在水里），有的在被野蛮灌食时，牙床被撬松，牙被撬掉；在酷暑难当的劳教所里，有的大法学员被毒打后，还要被迫背着厚厚的棉被双手吊铐不能动；还有的被狱警用多根高压电棍持续电击；还有的 30 多岁的女学员被强行逼迫转化，不就从遭体罚做 800 个下蹲，导致裤子撕裂屁股露在外面，体罚后 1 个多星期都无法行走，连上厕所都无法蹲下去……

岁），不但被龙泉的警察非法罚款 1 万多元而且还非法拘留好几次后，又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期间，经常被 7 中队队长张小芳用电棍电，用抹布塞嘴，用绳子反绑在大树上；长期象十字架一样，背着门板，双手分别吊铐在两边的窗台上。一次，被护卫队的七、八个男警察按在地上，卡着脖子，致使她无法呼吸，差点失去生命；还有一次，被七八个人按住，有的按头，有的按手、按脚，有的卡脖子、捏鼻子、捏嘴，被强行灌南瓜汤，南瓜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又一次差点丧命。她于 2002 年 5 月左右才释放回家，回家后不久（大概是 2003 年 8 月），因散发真象资料，又被非法绑架至郫县看守所，后被强行输入不明药物，导致精神失常，根本无记忆，并且双腿也被迫害得无法正常行走，于 2004 年 1 月左右才被放回家，至今也未完全恢复，却又在家中被无端非法

绑架。

还有很多人被狱警所指使的犯人或狱警，使用各种卑鄙、残酷的手段折磨，有的在春节当天被护卫队的几个警察毒打后，绑在雨中罚站致昏死过去；有的被狱警指使吸毒的犯人拖进厕所灌带血的卫生巾；有的被狱警指使的犯人强行扒光衣服站在镜子前被羞辱；有的被狱警指使的犹太或吸毒犯用棍子毒打致昏死；有的被关水牢（用砖头把门口堵住，室内装水，强行把大法弟子按住坐在水里），有的在被野蛮灌食时，牙床被撬松，牙被撬掉；在酷暑难当的劳教所里，有的大法学员被毒打后，还要被迫背着厚厚的棉被双手吊铐不能动；还有的被狱警用多根高压电棍持续电击；还有的 30 多岁的女学员被强行逼迫转化，不就从遭体罚做 800 个下蹲，导致裤子撕裂屁股露在外面，体罚后 1 个多星期都无法行走，连上厕所都无法蹲下去……

摧》）

直到 9 月我被调至 9 中队，剩下的功友还在里面煎熬着。不仅如此，还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修遭受非人折磨而无能为力。如：和我一起关在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祝霞（女，32 岁），被劳教所七中队队长张小芳指使 2 名吸毒犯把祝霞的嘴用烂脏布塞紧，弄到沙石地上拖，拖到监控器位置时就放开又说又笑（怕被监控器看到），过了监控器又拖，这批人累了换下一批人接着拖。拖得祝霞的背部、臀部、腿满是沙石，血肉模糊。张小芳见人不行了还不罢休，又换一种方式折磨，叫十几名犹太一拥而上，扯头发的、吐口痰的、扯脚、扯手的、骑在身上打的，边打边骂都搞累了才算完。致使祝霞已无法站立，张小芳就叫医生来挑沙石，根本无法挑出来，还要叫祝霞自己付高额医药费……由于受到 1 年半多的非法劳教和整整 10 个月的连续 3 个

洗脑班（即：郫县、彭州、新津洗脑班）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折磨，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已被迫害得精神失常。其实，早在 2003 年 9 月被关押在彭州洗脑班期间她就被折磨得出现幻觉、说胡话、精神失常，可恶人何元富仍不同意放她回家，继续洗脑迫害，致使祝霞症状加重，经常出现幻觉、不分昼夜的折腾、哭、笑、说胡话、打门窗、大小便弄得到处都是，盖被子要把被套扯掉只盖棉絮……。迫于外界压力，恶人不得已于 2004 年 4 月 2 日才准许她回家，目前在家中生活仍然不能自理，全靠 70 岁的老母亲照顾。同时母亲还要照顾在文革中被迫害成精神病的老父亲和她的一个不满 4 岁的儿子。母亲已被拖得身心疲惫，心力交瘁，难以支撑。她的丈夫王仕林也是大法弟子，现第三次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

张凤清（女，50 多

摧》）

直到 9 月我被调至 9 中队，剩下的功友还在里面煎熬着。不仅如此，还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修遭受非人折磨而无能为力。如：和我一起关在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祝霞（女，32 岁），被劳教所七中队队长张小芳指使 2 名吸毒犯把祝霞的嘴用烂脏布塞紧，弄到沙石地上拖，拖到监控器位置时就放开又说又笑（怕被监控器看到），过了监控器又拖，这批人累了换下一批人接着拖。拖得祝霞的背部、臀部、腿满是沙石，血肉模糊。张小芳见人不行了还不罢休，又换一种方式折磨，叫十几名犹太一拥而上，扯头发的、吐口痰的、扯脚、扯手的、骑在身上打的，边打边骂都搞累了才算完。致使祝霞已无法站立，张小芳就叫医生来挑沙石，根本无法挑出来，还要叫祝霞自己付高额医药费……由于受到 1 年半多的非法劳教和整整 10 个月的连续 3 个

洗脑班（即：郫县、彭州、新津洗脑班）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折磨，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已被迫害得精神失常。其实，早在 2003 年 9 月被关押在彭州洗脑班期间她就被折磨得出现幻觉、说胡话、精神失常，可恶人何元富仍不同意放她回家，继续洗脑迫害，致使祝霞症状加重，经常出现幻觉、不分昼夜的折腾、哭、笑、说胡话、打门窗、大小便弄得到处都是，盖被子要把被套扯掉只盖棉絮……。迫于外界压力，恶人不得已于 2004 年 4 月 2 日才准许她回家，目前在家中生活仍然不能自理，全靠 70 岁的老母亲照顾。同时母亲还要照顾在文革中被迫害成精神病的老父亲和她的一个不满 4 岁的儿子。母亲已被拖得身心疲惫，心力交瘁，难以支撑。她的丈夫王仕林也是大法弟子，现第三次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

张凤清（女，50 多

九茹村拘留所

经过两天的强制“洗脑”后，被强行送进九茹村拘留所，非法关押 15 天。由于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太多，女牢关不下，又把男牢腾出来关押女大法弟子。拘留所里面，高音喇叭仍旧每天播放的是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污蔑师父的谎言。在这污秽的环境里，我想起了师父在《再论迷信》中讲的法：“大法修炼的学员对于宇宙真理的认识是理性与实践的升华，人类无论站在任何立场上否定高于人类社会一切理论的宇宙法理都是徒劳的。特别是当人类社会的道德处于全面崩溃时，是伟大的宇宙再一次慈悲于人，给了人这最后的机会。这是人类应该珍惜万分的希望，然而人却为了私欲破坏宇宙给予人类的这最后的希望，令天地为之震怒。无知的人还会把各种灾祸说成是自然现象。宇宙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人只是最低下的一层生命存在的表现方式，如

九茹村拘留所

经过两天的强制“洗脑”后，被强行送进九茹村拘留所，非法关押 15 天。由于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太多，女牢关不下，又把男牢腾出来关押女大法弟子。拘留所里面，高音喇叭仍旧每天播放的是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污蔑师父的谎言。在这污秽的环境里，我想起了师父在《再论迷信》中讲的法：“大法修炼的学员对于宇宙真理的认识是理性与实践的升华，人类无论站在任何立场上否定高于人类社会一切理论的宇宙法理都是徒劳的。特别是当人类社会的道德处于全面崩溃时，是伟大的宇宙再一次慈悲于人，给了人这最后的机会。这是人类应该珍惜万分的希望，然而人却为了私欲破坏宇宙给予人类的这最后的希望，令天地为之震怒。无知的人还会把各种灾祸说成是自然现象。宇宙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人只是最低下的一层生命存在的表现方式，如

果人类失去在宇宙这一层生存的标准，那就只能被宇宙的历史所淘汰掉。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珍惜吧，宇宙的法理就在你们面前。”为了让我们抛弃真理，接受他们的谎言，他们还逼迫我们读经过他们篡改后的被“洗脑”大法弟子的文章和看经过他们篡改后的被“洗脑”大法弟子的录像。长期被关在黑房子里面不见天日，既不允许我们学法，也不准我们炼功，经常被警察抓出去“吃”电警棍、用绳索绑在雨中，由于有江泽民撑腰，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很邪恶，在九茹村拘留所王姓学员因炼法轮功，被警察电击后不准吃饭，用绳索绑在雨中而昏死过去。然而，邪恶的一切表演对明白了宇宙真理的大法修炼者都是徒劳的。

半个月后，已是 2000 年元旦节，成都市龙潭寺派

果人类失去在宇宙这一层生存的标准，那就只能被宇宙的历史所淘汰掉。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珍惜吧，宇宙的法理就在你们面前。”为了让我们抛弃真理，接受他们的谎言，他们还逼迫我们读经过他们篡改后的被“洗脑”大法弟子的文章和看经过他们篡改后的被“洗脑”大法弟子的录像。长期被关在黑房子里面不见天日，既不允许我们学法，也不准我们炼功，经常被警察抓出去“吃”电警棍、用绳索绑在雨中，由于有江泽民撑腰，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很邪恶，在九茹村拘留所王姓学员因炼法轮功，被警察电击后不准吃饭，用绳索绑在雨中而昏死过去。然而，邪恶的一切表演对明白了宇宙真理的大法修炼者都是徒劳的。

半个月后，已是 2000 年元旦节，成都市龙潭寺派

出所的唐警察来接我，我以为要送我回家过节，结果又把我接到龙潭寺派出所，唐警察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个炼字，午饭后他就填写了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又把我送进成都市第二看守所（莲花村）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我进去看见一个监室里面已经关有 20 多名大法弟子，里面同样不准学法、炼功。还得轮流值夜班，每天必须坐在床上，学刑法，若发现炼功就会镣铐加身：重型脚镣、手铐、背铐，我看见邢琛（女，20 多岁，大学生）的双脚和双手已被手铐、脚镣折磨得发肿且变成了紫黑色，根本无法吃饭、睡觉，连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着换卫生巾。

如遇绝食抵制迫害的，就会强行野蛮灌鼻食，大法弟子常常被警察灌得死去活来。一个星期才由招集（牢头）统一买东西一次，而且价格比外面超市贵 2—3 倍。非法刑拘一个月期满，

就到了春节，我想该放心回家过年了，谁知又由龙潭寺派出所唐警察把我接出来，又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就又把交给万年场派出所，他说我是买的龙潭寺的小城镇户口，买房子、住家都在万年场，是属于人户分离，我应该属于万年场派出所。到万年场派出所后，我继续说：“炼。”又把我送进九茹村拘留所……我就这样象踢足球一样从拘留所到派出所，又从派出所到拘留所，最后又到看守所，从不准回家，从没洗过澡。就这样，我到北京合法上访，连门还没找到就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从 1999 年 12 月 7 日我在北京被绑架，到 2000 年 3 月 2 日被反复关押了 6 次（包括在驻京办、青羊区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共计 96 天，中间一次也没有离开过关押场所。

就因为依法到北京上访，可信访办的门都还没找着，我就已被非法刑拘一

出所的唐警察来接我，我以为要送我回家过节，结果又把我接到龙潭寺派出所，唐警察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个炼字，午饭后他就填写了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又把我送进成都市第二看守所（莲花村）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我进去看见一个监室里面已经关有 20 多名大法弟子，里面同样不准学法、炼功。还得轮流值夜班，每天必须坐在床上，学刑法，若发现炼功就会镣铐加身：重型脚镣、手铐、背铐，我看见邢琛（女，20 多岁，大学生）的双脚和双手已被手铐、脚镣折磨得发肿且变成了紫黑色，根本无法吃饭、睡觉，连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着换卫生巾。

如遇绝食抵制迫害的，就会强行野蛮灌鼻食，大法弟子常常被警察灌得死去活来。一个星期才由招集（牢头）统一买东西一次，而且价格比外面超市贵 2—3 倍。非法刑拘一个月期满，

就到了春节，我想该放心回家过年了，谁知又由龙潭寺派出所唐警察把我接出来，又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就又把交给万年场派出所，他说我是买的龙潭寺的小城镇户口，买房子、住家都在万年场，是属于人户分离，我应该属于万年场派出所。到万年场派出所后，我继续说：“炼。”又把我送进九茹村拘留所……我就这样象踢足球一样从拘留所到派出所，又从派出所到拘留所，最后又到看守所，从不准回家，从没洗过澡。就这样，我到北京合法上访，连门还没找到就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从 1999 年 12 月 7 日我在北京被绑架，到 2000 年 3 月 2 日被反复关押了 6 次（包括在驻京办、青羊区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共计 96 天，中间一次也没有离开过关押场所。

就因为依法到北京上访，可信访办的门都还没找着，我就已被非法刑拘一

党。

### 活广告

每次有机会说话，我就说：电视上报纸上的新闻都是栽赃、陷害、黑白颠倒法轮大法的，新闻媒体以我的事例诽谤大法、欺骗群众。我说我炼法轮功后，血管瘤好了。电视上却说我炼法轮

## 第二章 大法粒子

### 关禁闭

2001 年 7 月，我和十位坚定修炼的学员被禁闭在一个小间里，长期被包夹守着，从不准出房门半步。从早上 6 点起床到晚上 10 时 30 分左右收监，一直坐军姿，两眼平视前方，直腰，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不准闭眼，更不准说话，屁股不准离开凳子。

在不低于 50.C 的高温下，我看见功友李光清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从未干过，而且还长满了汗斑；功友黄丽莎全身长满了疥疮，奇痒难

功炼出血管瘤，现在都瘫痪了，卧床不起。结果还把我关在这里，不准我出去说真话。

我在中队成了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活广告。气得胡管教咬牙切齿，破口大骂：“你给我闭嘴，总有一天你会瘫痪的……”

忍又不敢动手去搔，衣服上沾满了血和黄水，后来黄丽莎被迫害致死。我们每天吃、喝、拉、睡都在里面，平时连女同志用于方便的水都没有，一星期才给一盆水，既要洗头、洗澡还要洗衣服，给的一点水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气温很高，每天都会有好几人因中暑而昏倒，警察每晚收监后都不敢关门。

**“大法弟子为什么被邪恶残酷的折磨，是因为他们坚持对大法的正信，是因为他们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大法坚不可

党。

### 活广告

每次有机会说话，我就说：电视上报纸上的新闻都是栽赃、陷害、黑白颠倒法轮大法的，新闻媒体以我的事例诽谤大法、欺骗群众。我说我炼法轮功后，血管瘤好了。电视上却说我炼法轮

## 第二章 大法粒子

### 关禁闭

2001 年 7 月，我和十位坚定修炼的学员被禁闭在一个小间里，长期被包夹守着，从不准出房门半步。从早上 6 点起床到晚上 10 时 30 分左右收监，一直坐军姿，两眼平视前方，直腰，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不准闭眼，更不准说话，屁股不准离开凳子。

在不低于 50.C 的高温下，我看见功友李光清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从未干过，而且还长满了汗斑；功友黄丽莎全身长满了疥疮，奇痒难

功炼出血管瘤，现在都瘫痪了，卧床不起。结果还把我关在这里，不准我出去说真话。

我在中队成了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活广告。气得胡管教咬牙切齿，破口大骂：“你给我闭嘴，总有一天你会瘫痪的……”

忍又不敢动手去搔，衣服上沾满了血和黄水，后来黄丽莎被迫害致死。我们每天吃、喝、拉、睡都在里面，平时连女同志用于方便的水都没有，一星期才给一盆水，既要洗头、洗澡还要洗衣服，给的一点水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气温很高，每天都会有好几人因中暑而昏倒，警察每晚收监后都不敢关门。

**“大法弟子为什么被邪恶残酷的折磨，是因为他们坚持对大法的正信，是因为他们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大法坚不可



2001 年春节，成都市劳教局的到劳教所来慰问成都市所有的劳教人员。大会结束后，他们便分成几个小组座谈。每一小组坐一个大圈，他们说：“我们是家乡人，为你们做主，你们有什么苦衷给我们说。”我就说：“我是因为电视台以我的事例欺骗群众。我为了说真话，写了一篇澄清事实的文章，而被非法劳教的，我有冤，我做好人，说真话没有错，我要回家。”他们惊讶的说：“不会吧！有这种事，你是哪个区的。”我说：“成华区。”他们说：“我们回去问一问。”结果，当然是一直没有回音。但是，他们肯定会将座谈会的录像在电视上宣扬，说政府对法轮功学员如何关心，如何“春风化雨”……

警察经常找邪悟的人，伪装成“层次高”的修炼人，想用那套邪悟的歪理邪说来欺骗我。她们轮番给我灌输诬蔑大法、诽谤师父的东西，想让我放弃修炼。如

果不听，就会遭到嘲笑、辱骂。

师父在《走向圆满》一文中说的：“大家想一想，目前这一大检验，就是看师父不在时大法会怎样、学员会怎样的大考核，师父怎么能说话呢？怎么能再告诉你们如何去做呢？而且它们控制着邪恶的人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著，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大法与弟子。”我心中背着大法，不为邪恶的任何表演所动。

共产党好？

警察让我们唱“共产党好”的歌。我不唱。

当听到别人唱时，我无法启齿，嘴颤抖，喉管哽咽，莫名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不是因为做好人说真话被关进来的吗？共产党好，所以才将信仰“真、善、忍”的关进劳教所“转化”？

队长张小芳给我扣大帽子，说我不唱歌，不唱“共产党好”，就是反对共产

次、治安拘留 3 次，而且警察还要继续关押，这就是江××鼓吹的“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发生的严重侵犯公民应该享有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利的丑事。

弟弟被警察魏大平敲诈勒索 3000 元

好不容易熬到 2000 年 3 月 2 日，又是非法拘留期满该释放的日子，我想：我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被警察无限期关押了；无论如我也要到北京去上访，叫上级政府知道下面的警察，是如何侵犯我们这些炼功做好人的人身自由权利的。下午 3 点钟左右，警察魏大平又来接我了，我象往常一样把被子抱出去，一见面魏大平对我说：“钟芳琼，你把被子就放在这里嘛！反正隔一会儿还会回来的，难得拿。”我说：“今天不会回来了。”他一听便高兴地说：“想通了，不炼了？”我说：“我在这里一关就接近三个月，每天和偷、摸、

扒、窃、卖淫的人关在一起，恶言、污语，头都闹昏了，我还是回去静静地想一想，再说。”他见我好不容易变了语气，有“转化”的可能，便同意我把被子带回了派出所后，便打电话通知我弟弟带 3000 元的保证金来接我。

弟弟火速带了 2000 元来，魏大平说：“3000 元，少一分都不行，这钱用来作为你二姐不再上北京的保证金，你二姐若再上北京，我们就用这 3000 元作为去接她的路费。”不但不打收条，反而叫我弟弟在魏大平写的便条上签字。无奈中，我弟弟又只好去借了 1000 元，于晚上 9 点多钟才把我接出去。临走前，魏大平对我说：“你必须每天早上 9 点来派出所报到。”为了再次到北京上访，我违心地给他写了早上 9 点去报到的便条。后来我悟到这都是错的，便写了一份更正声明，告诉他我写的便条作废，亲自交给了魏大平。

2001 年春节，成都市劳教局的到劳教所来慰问成都市所有的劳教人员。大会结束后，他们便分成几个小组座谈。每一小组坐一个大圈，他们说：“我们是家乡人，为你们做主，你们有什么苦衷给我们说。”我就说：“我是因为电视台以我的事例欺骗群众。我为了说真话，写了一篇澄清事实的文章，而被非法劳教的，我有冤，我做好人，说真话没有错，我要回家。”他们惊讶的说：“不会吧！有这种事，你是哪个区的。”我说：“成华区。”他们说：“我们回去问一问。”结果，当然是一直没有回音。但是，他们肯定会将座谈会的录像在电视上宣扬，说政府对法轮功学员如何关心，如何“春风化雨”……

警察经常找邪悟的人，伪装成“层次高”的修炼人，想用那套邪悟的歪理邪说来欺骗我。她们轮番给我灌输诬蔑大法、诽谤师父的东西，想让我放弃修炼。如

果不听，就会遭到嘲笑、辱骂。

师父在《走向圆满》一文中说的：“大家想一想，目前这一大检验，就是看师父不在时大法会怎样、学员会怎样的大考核，师父怎么能说话呢？怎么能再告诉你们如何去做呢？而且它们控制着邪恶的人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著，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大法与弟子。”我心中背着大法，不为邪恶的任何表演所动。

共产党好？

警察让我们唱“共产党好”的歌。我不唱。

当听到别人唱时，我无法启齿，嘴颤抖，喉管哽咽，莫名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不是因为做好人说真话被关进来的吗？共产党好，所以才将信仰“真、善、忍”的关进劳教所“转化”？

队长张小芳给我扣大帽子，说我不唱歌，不唱“共产党好”，就是反对共产

次、治安拘留 3 次，而且警察还要继续关押，这就是江××鼓吹的“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发生的严重侵犯公民应该享有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利的丑事。

弟弟被警察魏大平敲诈勒索 3000 元

好不容易熬到 2000 年 3 月 2 日，又是非法拘留期满该释放的日子，我想：我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被警察无限期关押了；无论如我也要到北京去上访，叫上级政府知道下面的警察，是如何侵犯我们这些炼功做好人的人身自由权利的。下午 3 点钟左右，警察魏大平又来接我了，我象往常一样把被子抱出去，一见面魏大平对我说：“钟芳琼，你把被子就放在这里嘛！反正隔一会儿还会回来的，难得拿。”我说：“今天不会回来了。”他一听便高兴地说：“想通了，不炼了？”我说：“我在这里一关就接近三个月，每天和偷、摸、

扒、窃、卖淫的人关在一起，恶言、污语，头都闹昏了，我还是回去静静地想一想，再说。”他见我好不容易变了语气，有“转化”的可能，便同意我把被子带回了派出所后，便打电话通知我弟弟带 3000 元的保证金来接我。

弟弟火速带了 2000 元来，魏大平说：“3000 元，少一分都不行，这钱用来作为你二姐不再上北京的保证金，你二姐若再上北京，我们就用这 3000 元作为去接她的路费。”不但不打收条，反而叫我弟弟在魏大平写的便条上签字。无奈中，我弟弟又只好去借了 1000 元，于晚上 9 点多钟才把我接出去。临走前，魏大平对我说：“你必须每天早上 9 点来派出所报到。”为了再次到北京上访，我违心地给他写了早上 9 点去报到的便条。后来我悟到这都是错的，便写了一份更正声明，告诉他我写的便条作废，亲自交给了魏大平。

一路上弟弟对我说：“二姐，我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把你救出来，今天终于出来了，我给你接风，走，全家一起去吃火锅。回家已是午夜十二点左右，弟弟睡在我家的沙发上

不肯离开，他怕我又上北京，怕我又被警察关起出不来。我说：“弟弟你回去吧，弟媳还在家等你啦！你不回去她会担心的。”快凌晨 2 点了，弟弟才带着不安的心情离开了我。

第三章 再次上访

绕过层层拦截

第二天早上（3 月 3 日）7 点钟，我便到朋友家去拿钱，准备进京上访。回家后，妈妈对我说：“9 点多钟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人来找你，又按门铃，又喊名字，我都没有开门。”吃过中午饭，我便匆匆上路。

为了绕过警察的层层拦截，我便绕道坐大巴到重庆过武汉再转车到北京。一路上有惊无险；大巴车刚到重庆，我便听收音机里面说人大、政协会议于今天下午 3 点 30 分在北京召开，我的心跳加快了，我必须以最快速度赶到北京信访办。谁知道乘的是旅游船，经过漫

长的 4 天 4 夜好不容易到 7 日上午才到武汉，赶到火车站，只有中午 1 点过到北京的特快空调卧铺车。检票口分成两排，我坐在右边的一排中间候车，突然我发现左边的一排的前面有两个便衣警察分别在一个一个地盘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看到后着急了，千万不要在这里被拦了下来，请师父帮助，我一定要到信访局。便衣查得很快，我看见每个人都在摇头，不是、不是、不是，很快就要查到我这一排了，我的心一急，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危急关头，开始检票，我不顾一切拼命往前挤，把票递给验票员……

一路上弟弟对我说：“二姐，我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把你救出来，今天终于出来了，我给你接风，走，全家一起去吃火锅。回家已是午夜十二点左右，弟弟睡在我家的沙发上

不肯离开，他怕我又上北京，怕我又被警察关起出不来。我说：“弟弟你回去吧，弟媳还在家等你啦！你不回去她会担心的。”快凌晨 2 点了，弟弟才带着不安的心情离开了我。

第三章 再次上访

绕过层层拦截

第二天早上（3 月 3 日）7 点钟，我便到朋友家去拿钱，准备进京上访。回家后，妈妈对我说：“9 点多钟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人来找你，又按门铃，又喊名字，我都没有开门。”吃过中午饭，我便匆匆上路。

为了绕过警察的层层拦截，我便绕道坐大巴到重庆过武汉再转车到北京。一路上有惊无险；大巴车刚到重庆，我便听收音机里面说人大、政协会议于今天下午 3 点 30 分在北京召开，我的心跳加快了，我必须以最快速度赶到北京信访办。谁知道乘的是旅游船，经过漫

长的 4 天 4 夜好不容易到 7 日上午才到武汉，赶到火车站，只有中午 1 点过到北京的特快空调卧铺车。检票口分成两排，我坐在右边的一排中间候车，突然我发现左边的一排的前面有两个便衣警察分别在一个一个地盘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看到后着急了，千万不要在这里被拦了下来，请师父帮助，我一定要到信访局。便衣查得很快，我看见每个人都在摇头，不是、不是、不是，很快就要查到我这一排了，我的心一急，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危急关头，开始检票，我不顾一切拼命往前挤，把票递给验票员……

何是好。在此期间我听说和我一个炼功点的王旭志（男，28 岁），因上京上访，被非法判劳教，在资阳大堰劳教所，他被关小号，经常被打、被电、被污辱，被警察指使其他犯人灌尿，王旭志绝食 5 个月左右，誓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 2000 年 8 月被迫害致死。

寝食难安地熬过了漫长的三个月，是师父的经文《窒息邪恶》给迷路的孩子照亮了明灯。我马上认识到错了，必须纠正过来。我便跟很多功友（特别是成都的同修）切磋，有大部份写了更正声明，表示坚定修炼。我也于 2000 年 11 月 25 日写了一篇《内心的言语向你诉说》的文章，里面严正声明：我以前所写的所说的违心的话全部作废。并写了我的修炼历程，一式四份，分别交给了劳教所的吴所长、管理科的科长李自强（音）、七中队的队长李军、大法弟子传看各一份。

当天就遭到队长张小芳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并立即安排两个包夹 24 小时守着我，不准我动嘴和功友说话，更不准动手写文章，并加教三个月，致使我在本已失去自由的环境里又失去自由。坐的是牢中牢。

大概在 2001 年 4 月左右，冯久伟带着电视台记者到七中队采访。我正下楼就被冯久伟叫住，他向记者们介绍说：“她就是钟芳琼，过去是老板，很能干的。”摄像机、话筒马上就对着我。冯久伟问：“钟芳琼，你有一段时间不是‘转化’了吗？怎么又反弹了？”我回答说：“在我心中没有‘转化’这个概念，怎么转，把好人转成坏人吗？我一直都觉得法轮大法好，只是承受不了非人的精神、肉体的折磨，一时不敢说真话而已。认识到错了，马上就改正。继续说真话，就是这样。”

伪善的表演

何是好。在此期间我听说和我一个炼功点的王旭志（男，28 岁），因上京上访，被非法判劳教，在资阳大堰劳教所，他被关小号，经常被打、被电、被污辱，被警察指使其他犯人灌尿，王旭志绝食 5 个月左右，誓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 2000 年 8 月被迫害致死。

寝食难安地熬过了漫长的三个月，是师父的经文《窒息邪恶》给迷路的孩子照亮了明灯。我马上认识到错了，必须纠正过来。我便跟很多功友（特别是成都的同修）切磋，有大部份写了更正声明，表示坚定修炼。我也于 2000 年 11 月 25 日写了一篇《内心的言语向你诉说》的文章，里面严正声明：我以前所写的所说的违心的话全部作废。并写了我的修炼历程，一式四份，分别交给了劳教所的吴所长、管理科的科长李自强（音）、七中队的队长李军、大法弟子传看各一份。

当天就遭到队长张小芳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并立即安排两个包夹 24 小时守着我，不准我动嘴和功友说话，更不准动手写文章，并加教三个月，致使我在本已失去自由的环境里又失去自由。坐的是牢中牢。

大概在 2001 年 4 月左右，冯久伟带着电视台记者到七中队采访。我正下楼就被冯久伟叫住，他向记者们介绍说：“她就是钟芳琼，过去是老板，很能干的。”摄像机、话筒马上就对着我。冯久伟问：“钟芳琼，你有一段时间不是‘转化’了吗？怎么又反弹了？”我回答说：“在我心中没有‘转化’这个概念，怎么转，把好人转成坏人吗？我一直都觉得法轮大法好，只是承受不了非人的精神、肉体的折磨，一时不敢说真话而已。认识到错了，马上就改正。继续说真话，就是这样。”

伪善的表演

后，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转入成都市第一看守所宁夏街转运站。一进转运站就被牢头强行吃了四百元钱，说什么有钱出钱，没钱就挨打。我看见没钱的杂案犯被牢头打得背上青紫，无法直

腰，无法翻身，警察也不管。里面的日用品要比外面超市的至少贵 3 倍。

半个月后，我被非法送往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

## 第四部 非法劳教

**题记：**在劳教所里，常有劳教人员大声的自问自答：知道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邪教吗？——劳教！

### 第一章 真象掩不住

#### 迷失和归正

2000 年 7 月 28 日，我被送往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五中队后，警察安排一个吸毒犯包夹我，每天跟着寸步不离。

劳教所规定劳教人员必须背 35 条监规。我没有违法，我拒绝背诵，他们就不准我睡觉。警察有意给包夹人员施加压力，也不准她睡觉，让她受牵连。警察还派来犹大“洗脑”，不准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三天

后，我看到和我一起上山的大法弟子都离开了五中队，到七中队（法轮功中队）去了，我感到孤独无助。我没有在法上认识法，抱着人的观念认为别人比我的文化知识高，修炼的时间比我长，以前也很坚定，就认为别人是对的，便也跟着违心地抄了一份几行字的“悔过书”，于 8 月 1 日到七中队。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每天都在背师父的经文。就这样过着表里不一的日子，很是痛苦、迷茫不知如

后，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转入成都市第一看守所宁夏街转运站。一进转运站就被牢头强行吃了四百元钱，说什么有钱出钱，没钱就挨打。我看见没钱的杂案犯被牢头打得背上青紫，无法直

腰，无法翻身，警察也不管。里面的日用品要比外面超市的至少贵 3 倍。

半个月后，我被非法送往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

## 第四部 非法劳教

**题记：**在劳教所里，常有劳教人员大声的自问自答：知道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邪教吗？——劳教！

### 第一章 真象掩不住

#### 迷失和归正

2000 年 7 月 28 日，我被送往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五中队后，警察安排一个吸毒犯包夹我，每天跟着寸步不离。

劳教所规定劳教人员必须背 35 条监规。我没有违法，我拒绝背诵，他们就不准我睡觉。警察有意给包夹人员施加压力，也不准她睡觉，让她受牵连。警察还派来犹大“洗脑”，不准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三天

后，我看到和我一起上山的大法弟子都离开了五中队，到七中队（法轮功中队）去了，我感到孤独无助。我没有在法上认识法，抱着人的观念认为别人比我的文化知识高，修炼的时间比我长，以前也很坚定，就认为别人是对的，便也跟着违心地抄了一份几行字的“悔过书”，于 8 月 1 日到七中队。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每天都在背师父的经文。就这样过着表里不一的日子，很是痛苦、迷茫不知如

#### 突破道道防线

2000 年 3 月 8 日早上五点过，我到了北京西客站。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正是应该人民说话的时候，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上访自由的权利，而江氏集团一伙却知法犯法，想尽一切办法堵法轮功学员的嘴，不准法轮功学员上访。天气太冷，我本想在候车室取暖，等到七点钟再出站，但又想到里面的便衣警察太多，不安全，万一误了上访的大事才是终身遗憾。就只好顶着寒风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吃了早饭，我化好妆、戴上手饰，提上手提包，乘车到天安门，便问路人天安门在哪里？都说两会期间天安门戒备森严，进不去。我就叫来一辆人力三轮车，说到上访局。一路上，拉车的大爷关心地问：“姑娘，你到上访局打官司啊？这两会期间上访局可不好进，如能进去，你的官司准能赢。”

大爷顺着慢车道往前

走，正好是信访局门口。为了躲开便衣警察的视线，他很老练地走街对面逆行，行至离信访局还有二百米左右，他把车停下来对我说：“姑娘，你的状纸写好了吗？你看斜对面围了很多人的地方，巷道进去就是信访局，你要保重啊？”我一看街道两边停满了全国各地的警车，我堂堂正正地走过去。巷道口全是便衣警察和被拦下的大法弟子，已把巷道挤得水泄不通。我直接往前走，上百的便衣警察眼睛死死盯着巷道口，寻找当地的大法弟子。我屏住呼吸，不敢有半点闪失，好不容易挤过人群，进入长长的巷道，哪知道巷道里也有三五成群的便衣在巡视。我两眼平视前方，这时心里有点紧张，心想：请师父帮助我一定要走进信访局。

#### 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

好不容易突破道道防线走进信访局，可门上挂着凭身份证领表。天哪！我上次在驻京办身份证就被没收

#### 突破道道防线

2000 年 3 月 8 日早上五点过，我到了北京西客站。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正是应该人民说话的时候，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上访自由的权利，而江氏集团一伙却知法犯法，想尽一切办法堵法轮功学员的嘴，不准法轮功学员上访。天气太冷，我本想在候车室取暖，等到七点钟再出站，但又想到里面的便衣警察太多，不安全，万一误了上访的大事才是终身遗憾。就只好顶着寒风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吃了早饭，我化好妆、戴上手饰，提上手提包，乘车到天安门，便问路人天安门在哪里？都说两会期间天安门戒备森严，进不去。我就叫来一辆人力三轮车，说到上访局。一路上，拉车的大爷关心地问：“姑娘，你到上访局打官司啊？这两会期间上访局可不好进，如能进去，你的官司准能赢。”

大爷顺着慢车道往前

走，正好是信访局门口。为了躲开便衣警察的视线，他很老练地走街对面逆行，行至离信访局还有二百米左右，他把车停下来对我说：“姑娘，你的状纸写好了吗？你看斜对面围了很多人的地方，巷道进去就是信访局，你要保重啊？”我一看街道两边停满了全国各地的警车，我堂堂正正地走过去。巷道口全是便衣警察和被拦下的大法弟子，已把巷道挤得水泄不通。我直接往前走，上百的便衣警察眼睛死死盯着巷道口，寻找当地的大法弟子。我屏住呼吸，不敢有半点闪失，好不容易挤过人群，进入长长的巷道，哪知道巷道里也有三五成群的便衣在巡视。我两眼平视前方，这时心里有点紧张，心想：请师父帮助我一定要走进信访局。

#### 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

好不容易突破道道防线走进信访局，可门上挂着凭身份证领表。天哪！我上次在驻京办身份证就被没收

了，现在什么证件也没有怎么领表？我灵机一动，坐在了两个中年男子的旁边，对他们说：“大哥，请帮我领一张表，好不好？”他说：“我们千里迢迢来上访已是第五次了，哪还有心思给你领表。”我说：“给钱嘛！”另一位听说给钱，便心动了说：“我去试试看。”回来后，我便偷偷地把我兜里的所有钱（大概80元左右）塞给了他，换来一张表，认真地填写：申诉法轮大法的冤屈以及我修炼后身心受益和因为说真话被当地非法关押的真实情况。要求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允许公开出售大法书籍，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信访局里面仍然有许多便衣在来回穿梭，我只有把填好的部分折过去。刚填至一半时，便衣警察发现一名小伙子是大法弟子，便把他给抓起来了。紧接着又发现一名年轻女士也是大法弟

子，又把她抓起来了。周围的气氛非常紧张。我不顾一切地抓紧时间填写，他们过来问我：“是哪里的？”我说：“反正不是你们那个地方的。”便继续写。

这时，过来一位凶神恶煞的警察，可能是信访局里面的，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凳子上拖起来，使劲往前一推，我差一点趴在地上。我好不容易站稳，他又接着使劲推，把我推向室外。这时，我发现已有重庆、北京的十来名大法弟子双腿分开，一个紧挨着一个坐在地上了。一警察过来问刚才被抓的女士是哪里的？她说：“是北京某某派出所。”警察说：“管你们那个片区的是我的同学，你怎么不早说呢？没办法，你刚才填的表已入网了，哎！我的同学也只好跟着你倒霉了……”（在两会期间，若发现片区有一个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江氏集团就会株连片区的警察）后来我们强烈要求把没填完的表还给我

人的私有财产：大法书籍、录音带、录像带、收录机、身份证、打坐垫等。在抄家的同时，我拼命去保护被魏大平搜出的大法书，结果被两个警察把我推倒在床上。我的双腿跪在地上，警察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致使我喘不过气来。警察一只腿跪在我的背上，还把我的双手反背，用力往上拉，痛得我的双臂象断了一样。我为我在众多的警察面前而无力保护大法书而失声痛哭。妈妈被警察看着，不准她阻拦众多的警察抄家。她听到我的责问声和我的哭声后，便挣脱警察过来看我，看见我被警察整得这副惨相，还搜出来一大堆大法书，近70岁的母亲悲痛地嚎啕大哭，恐怖、凄惨、悲壮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房间。警察根本不准妈妈接近我，把她推到客厅里强行坐着，并威胁她：“不准动，不关你的事。”老母亲回答：“她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这些警察真是无法无天！”紧接着在我未

穿鞋的情况下，强行把我拖下三楼，导致我的脚背在楼梯上擦破，袜子被磨烂。他们把我丢进警车，强行拉到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我为了被他们抢走的大法书，伤心地痛哭至午夜时分……

我只有用生命来证实大法，用绝食来抗议迫害。第二天中午，冯久伟又到派出所来非法提审我。我只穿了双磨烂的袜子走出去，他见到我后便说：“看你这个样子还有没有一点老板的形象，人家说头上有包（说人傻），我看你头上都长篮球了。人家（指江泽民）说法轮功不好，你说好，你知道好嘛，心里知道就行了，你要跟共产党对着干，自讨苦吃。”我说：“我做好人，坚持说真话，怎么就叫和共产党对着干？”下午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又把我强行地送进位于莲花村的成都市第二看守所。

这时，我已经被非法拘留第十一次了。刑拘十一天

了，现在什么证件也没有怎么领表？我灵机一动，坐在了两个中年男子的旁边，对他们说：“大哥，请帮我领一张表，好不好？”他说：“我们千里迢迢来上访已是第五次了，哪还有心思给你领表。”我说：“给钱嘛！”另一位听说给钱，便心动了说：“我去试试看。”回来后，我便偷偷地把我兜里的所有钱（大概80元左右）塞给了他，换来一张表，认真地填写：申诉法轮大法的冤屈以及我修炼后身心受益和因为说真话被当地非法关押的真实情况。要求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允许公开出售大法书籍，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信访局里面仍然有许多便衣在来回穿梭，我只有把填好的部分折过去。刚填至一半时，便衣警察发现一名小伙子是大法弟子，便把他给抓起来了。紧接着又发现一名年轻女士也是大法弟

子，又把她抓起来了。周围的气氛非常紧张。我不顾一切地抓紧时间填写，他们过来问我：“是哪里的？”我说：“反正不是你们那个地方的。”便继续写。

这时，过来一位凶神恶煞的警察，可能是信访局里面的，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凳子上拖起来，使劲往前一推，我差一点趴在地上。我好不容易站稳，他又接着使劲推，把我推向室外。这时，我发现已有重庆、北京的十来名大法弟子双腿分开，一个紧挨着一个坐在地上了。一警察过来问刚才被抓的女士是哪里的？她说：“是北京某某派出所。”警察说：“管你们那个片区的是我的同学，你怎么不早说呢？没办法，你刚才填的表已入网了，哎！我的同学也只好跟着你倒霉了……”（在两会期间，若发现片区有一个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江氏集团就会株连片区的警察）后来我们强烈要求把没填完的表还给我

人的私有财产：大法书籍、录音带、录像带、收录机、身份证、打坐垫等。在抄家的同时，我拼命去保护被魏大平搜出的大法书，结果被两个警察把我推倒在床上。我的双腿跪在地上，警察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致使我喘不过气来。警察一只腿跪在我的背上，还把我的双手反背，用力往上拉，痛得我的双臂象断了一样。我为我在众多的警察面前而无力保护大法书而失声痛哭。妈妈被警察看着，不准她阻拦众多的警察抄家。她听到我的责问声和我的哭声后，便挣脱警察过来看我，看见我被警察整得这副惨相，还搜出来一大堆大法书，近70岁的母亲悲痛地嚎啕大哭，恐怖、凄惨、悲壮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房间。警察根本不准妈妈接近我，把她推到客厅里强行坐着，并威胁她：“不准动，不关你的事。”老母亲回答：“她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这些警察真是无法无天！”紧接着在我未

穿鞋的情况下，强行把我拖下三楼，导致我的脚背在楼梯上擦破，袜子被磨烂。他们把我丢进警车，强行拉到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我为了被他们抢走的大法书，伤心地痛哭至午夜时分……

我只有用生命来证实大法，用绝食来抗议迫害。第二天中午，冯久伟又到派出所来非法提审我。我只穿了双磨烂的袜子走出去，他见到我后便说：“看你这个样子还有没有一点老板的形象，人家说头上有包（说人傻），我看你头上都长篮球了。人家（指江泽民）说法轮功不好，你说好，你知道好嘛，心里知道就行了，你要跟共产党对着干，自讨苦吃。”我说：“我做好人，坚持说真话，怎么就叫和共产党对着干？”下午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又把我强行地送进位于莲花村的成都市第二看守所。

这时，我已经被非法拘留第十一次了。刑拘十一天

警察知道我回来了，要把我撵走，周末小外孙回来无人看管。就是买菜也只是儿子接送外甥时带一点回来，菜吃完了就吃泡菜，不想吃泡菜了，就把盐放在稀饭里吃，这样吃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我想：不管你

### 第五章 澄清事实真象

#### 在污蔑大法的图片展大门 口讲真象

2000 年 6 月 8 日，政府开始在四川省展览馆举办污蔑大法的图片展。为了让更多的世人不要再上当受骗，明辨是非，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用复写纸复写几份。6 月 12 日早上，我找到片警魏大平，对他说：“你看我写的这份真象材料，是我亲自到北京去交，还是交给你转交给中央领导。”魏警察说：“你交给我帮你转交就行了。”我便给了他两份，让他帮我上交一份，另一份留着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传看。他答应

江、罗犯罪集团怎么迫害，我只要还剩一口气，就要炼法轮功。我为我母亲对大法的坚定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也为江氏集团不计后果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制造欺世谎言欺骗民众而感到深深的可怕。

了。

然后，我到人民南路展览馆，站在大门口，把我复印的真象资料亲自散发给观看诽谤大法图片展出来的人们。题目是：《澄清事实真象 还法轮大法清白》。

#### 强行抄家

2000 年 6 月 13 日下午，我被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叫到派出所。成都市公安一处的冯久伟一直盘问我谁写的这份材料，传出去多少。我说是我一个人写的，他不相信我有这么高的写作水平。

晚上他们便非法抄了我的家，非法搜走了属于我个

们填完。最后，一位警察同意了，我们才把表填写好交进去。后来他们就通知了各自的驻京办。

#### 江氏集团使用封建王朝的 连坐制株连片警

我到北京去信访局正当上访，被公安非法堵在信访办并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送到各地驻京办。

到了四川成都驻京办，处长石××让女服务还是象上次一样脱光衣服非法搜身，并通知了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主任黄××及办事员黄××，他们接到电话很快就赶来了。这三人害怕我上访让他们丢官，早就在北京火车站、天安门广场、信访办门口堵了我一星期。一见到我，办事员黄××就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我好想把你打成肉浆！”他们根本就是侵犯我上访权利于不顾。办事员黄××说：“你好气人哦！你弟弟花 3000 元保证你不再上京的保证金，把你领回家

后的第二天，我们发现你不在，马上就买了三张飞机票飞到北京，到西客站拦截你，成都到北京的每一次列车我们都不会放过，哪怕是深夜，我们都会在出站口一个个地辨认，眼睛都看胀了，还是没找到你。三天过去了，我们又只好放弃在车站的拦截，给驻京办冯处长说有你的消息马上通知我们。每天再由我和黄主任从早到晚在天安门广场上寻找，天气又冷、风又大，脚都磨起泡了，你看嘛！魏大平则每天从早到晚在信访局门口站着，目不转睛地等你的出现。找了一天又一天，我们都失望了，想：只好回去等着接受处理算了，可魏大平还是不甘心，要继续寻找，我们顾不上吃饭，生怕和你错过了，几天下来都累得疲惫不堪。黄主任的病都累翻了，我也感冒了全身不是滋味，就连小伙子魏大平都瘦了一大圈，回去他爱人不找你算账才怪！”我告诉他们：“上访是公民的合法

警察知道我回来了，要把我撵走，周末小外孙回来无人看管。就是买菜也只是儿子接送外甥时带一点回来，菜吃完了就吃泡菜，不想吃泡菜了，就把盐放在稀饭里吃，这样吃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我想：不管你

### 第五章 澄清事实真象

#### 在污蔑大法的图片展大门 口讲真象

2000 年 6 月 8 日，政府开始在四川省展览馆举办污蔑大法的图片展。为了让更多的世人不要再上当受骗，明辨是非，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用复写纸复写几份。6 月 12 日早上，我找到片警魏大平，对他说：“你看我写的这份真象材料，是我亲自到北京去交，还是交给你转交给中央领导。”魏警察说：“你交给我帮你转交就行了。”我便给了他两份，让他帮我上交一份，另一份留着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传看。他答应

江、罗犯罪集团怎么迫害，我只要还剩一口气，就要炼法轮功。我为我母亲对大法的坚定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也为江氏集团不计后果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制造欺世谎言欺骗民众而感到深深的可怕。

了。

然后，我到人民南路展览馆，站在大门口，把我复印的真象资料亲自散发给观看诽谤大法图片展出来的人们。题目是：《澄清事实真象 还法轮大法清白》。

#### 强行抄家

2000 年 6 月 13 日下午，我被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叫到派出所。成都市公安一处的冯久伟一直盘问我谁写的这份材料，传出去多少。我说是我一个人写的，他不相信我有这么高的写作水平。

晚上他们便非法抄了我的家，非法搜走了属于我个

们填完。最后，一位警察同意了，我们才把表填写好交进去。后来他们就通知了各自的驻京办。

#### 江氏集团使用封建王朝的 连坐制株连片警

我到北京去信访局正当上访，被公安非法堵在信访办并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送到各地驻京办。

到了四川成都驻京办，处长石××让女服务还是象上次一样脱光衣服非法搜身，并通知了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主任黄××及办事员黄××，他们接到电话很快就赶来了。这三人害怕我上访让他们丢官，早就在北京火车站、天安门广场、信访办门口堵了我一星期。一见到我，办事员黄××就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我好想把你打成肉浆！”他们根本就是侵犯我上访权利于不顾。办事员黄××说：“你好气人哦！你弟弟花 3000 元保证你不再上京的保证金，把你领回家

后的第二天，我们发现你不在，马上就买了三张飞机票飞到北京，到西客站拦截你，成都到北京的每一次列车我们都不会放过，哪怕是深夜，我们都会在出站口一个个地辨认，眼睛都看胀了，还是没找到你。三天过去了，我们又只好放弃在车站的拦截，给驻京办冯处长说有你的消息马上通知我们。每天再由我和黄主任从早到晚在天安门广场上寻找，天气又冷、风又大，脚都磨起泡了，你看嘛！魏大平则每天从早到晚在信访局门口站着，目不转睛地等你的出现。找了一天又一天，我们都失望了，想：只好回去等着接受处理算了，可魏大平还是不甘心，要继续寻找，我们顾不上吃饭，生怕和你错过了，几天下来都累得疲惫不堪。黄主任的病都累翻了，我也感冒了全身不是滋味，就连小伙子魏大平都瘦了一大圈，回去他爱人不找你算账才怪！”我告诉他们：“上访是公民的合法



权利，你们阻止我，何苦呢？”

魏大平又问我：“钟芳琼，你是怎么进的信访局？”我说：“是从巷子里走进去的。”他说：“我不相信，我一直站在信访局的巷道口，连眼睛都不敢眨一

第四章 弥天大谎欺世人

颠倒黑白的四川电视台新闻

我又在驻京办的小房子里面被关了一星期后，由防暴大队的警察押回成都青羊区戒毒所，强行洗脑两天（因为每个上访的大法弟子送回成都后都要先到戒毒所“洗脑”两天）后，再被非法拘留半个月。我和其他拘留人员一样，一进门，便遭到脱光衣服非法搜身，他们对于大法弟子主要是搜经文和钱。我们必须交每天的生活费 15 元后，到露天的装满水的大盆子里面去捞一个又烂又脏、又掉瓷的饭盆和一双简易的筷子及两张所谓

下，死死盯着，不会有一个人能逃过我的眼睛，要嘛就是用车把你载进去的，要嘛你就是从后门进去的。”“信访局也开后门？我不知道哪里是后门，也没有坐任何车。”我说道。

的消毒纸到监室去，一进又是半个月。

吃过午饭，我便开始炼功，一套动作还没做完，室内一位被拘留人员对我说：“你的腿上有血管瘤。”

“你怎么知道？”我很奇怪。

她说：“你一进来我就觉得你很面熟，说话的声音也很熟悉，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你这一炼法轮功，我就想起来了，我是在电视上看见你的。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点麦子，晚饭后全家一起看电视，电视上就出现了你的镜头：你们几个在一间房子里面，你说你

兴，又为看了电视上对我的歪曲报道而感到气愤。

母亲的遭遇

客人走后，母亲给我讲述了我与她分别后的经历：

上次（99 年 12 月 3 日）你和外甥一起到北京上访，走后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不已，为什么不和你们一起去上访呢。后悔之余我于 12 月 6 日独自一人到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我修炼法轮功后的真实情况，结果还没有到上访局就被抓到了驻京办关起来，上访局变成了公安局。在驻京办，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没有床。天气太冷，我只有把双腿放在椅子上取暖，结果被姓王的保安发现后认为是炼功，强行把我拉到外面罚站，功友王素华说：“她年纪太大，站到外面太冷，让我来替她站。”过了一会儿，他才用脚把我踢进了房间。两天后，被警察强行送到了戒毒所，里面是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的高音喇叭，

早上起床便让我们到坝子里跑步，由于我年纪太大跑步不合格，又遭到罚站、挨饿不说，还被送到九茹村拘留所，仍然不给饭吃，致使我又冷又饿的在拘留所熬过了漫长的一夜，使我终身难忘。在拘留所里，经常半夜三更来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警察把我叫道寒风中罚站，好不容易过了半个月，才被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接回派出所，魏大平骗我说：“你女儿因炼功被劳教三年，你是见不着她的了，你也不能住在她家。”午饭后，又强行把我撵到儿子家，到儿子家后，当天，又被儿子当地的高店子派出所强行连夜撵回简阳老家，让老伴看管。到老家也没有清静的日子，派出所的人还来打听我的住处，妄想继续迫害。

2000 年春节后，8 岁的小外甥快上学了，我就偷偷的回到你家（家里已布满了灰尘，我做卫生都做了三天）不敢出门，怕派出所的

权利，你们阻止我，何苦呢？”

魏大平又问我：“钟芳琼，你是怎么进的信访局？”我说：“是从巷子里走进去的。”他说：“我不相信，我一直站在信访局的巷道口，连眼睛都不敢眨一

第四章 弥天大谎欺世人

颠倒黑白的四川电视台新闻

我又在驻京办的小房子里面被关了一星期后，由防暴大队的警察押回成都青羊区戒毒所，强行洗脑两天（因为每个上访的大法弟子送回成都后都要先到戒毒所“洗脑”两天）后，再被非法拘留半个月。我和其他拘留人员一样，一进门，便遭到脱光衣服非法搜身，他们对于大法弟子主要是搜经文和钱。我们必须交每天的生活费 15 元后，到露天的装满水的大盆子里面去捞一个又烂又脏、又掉瓷的饭盆和一双简易的筷子及两张所谓

下，死死盯着，不会有一个人能逃过我的眼睛，要嘛就是用车把你载进去的，要嘛你就是从后门进去的。”“信访局也开后门？我不知道哪里是后门，也没有坐任何车。”我说道。

的消毒纸到监室去，一进又是半个月。

吃过午饭，我便开始炼功，一套动作还没做完，室内一位被拘留人员对我说：“你的腿上有血管瘤。”

“你怎么知道？”我很奇怪。

她说：“你一进来我就觉得你很面熟，说话的声音也很熟悉，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你这一炼法轮功，我就想起来了，我是在电视上看见你的。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点麦子，晚饭后全家一起看电视，电视上就出现了你的镜头：你们几个在一间房子里面，你说你

兴，又为看了电视上对我的歪曲报道而感到气愤。

母亲的遭遇

客人走后，母亲给我讲述了我与她分别后的经历：

上次（99 年 12 月 3 日）你和外甥一起到北京上访，走后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不已，为什么不和你们一起去上访呢。后悔之余我于 12 月 6 日独自一人到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我修炼法轮功后的真实情况，结果还没有到上访局就被抓到了驻京办关起来，上访局变成了公安局。在驻京办，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没有床。天气太冷，我只有把双腿放在椅子上取暖，结果被姓王的保安发现后认为是炼功，强行把我拉到外面罚站，功友王素华说：“她年纪太大，站到外面太冷，让我来替她站。”过了一会儿，他才用脚把我踢进了房间。两天后，被警察强行送到了戒毒所，里面是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的高音喇叭，

早上起床便让我们到坝子里跑步，由于我年纪太大跑步不合格，又遭到罚站、挨饿不说，还被送到九茹村拘留所，仍然不给饭吃，致使我又冷又饿的在拘留所熬过了漫长的一夜，使我终身难忘。在拘留所里，经常半夜三更来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警察把我叫道寒风中罚站，好不容易过了半个月，才被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接回派出所，魏大平骗我说：“你女儿因炼功被劳教三年，你是见不着她的了，你也不能住在她家。”午饭后，又强行把我撵到儿子家，到儿子家后，当天，又被儿子当地的高店子派出所强行连夜撵回简阳老家，让老伴看管。到老家也没有清静的日子，派出所的人还来打听我的住处，妄想继续迫害。

2000 年春节后，8 岁的小外甥快上学了，我就偷偷的回到你家（家里已布满了灰尘，我做卫生都做了三天）不敢出门，怕派出所的

冲厕所，所长大骂：“要舒服就去住锦江宾馆嘛，这里是这个样子，谁叫你来的？”等上面一来检查，警察就将总闸打开。

### 集体绝食和野蛮灌食

直到 2000 年 5 月份，为了抵制继续非法关押，我们便于 5 月下旬开始集体绝食，这时，所长害怕了，来劝我们放弃绝食，我们说：“不，我们修真、善、忍说真话没有错，我们要回家。”所长又说：“你们都是派出所送来的，我们只是看着你们，到时候他们来领。我们如数交给他们就完了，我们也无权放你们回去。”我们说：“那我们就只能用生命来证实法，每个人都知 道生命的珍贵，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的信仰，除绝食外别无选择。”

他们便通知了成都市公安局，处长冯久伟和另几位公安局的警察带来了安康医院的医生、护士一大帮人，开始了野蛮的灌食。警察指

使几个大男人到女监室里来抓，抓出去一个便由七八个大男人把大法学员摁在由两根长凳拼成的“床”上，有的摁头，有的摁手，有的摁腿，有的摁脚，有的捏鼻子，有的捏嘴，还有的掐脖子，经过一番挣扎，大法学员再也没有动弹的力气后，再由护士把管子插进去，浓血、白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以忍受。我常常以背诵师父的经文《心自明》来抵制他们的迫害。

我看见四川棉纺厂的大法弟子鄢定慧（女，50 多岁）被灌食时，好几次浓血、泡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受还是没有灌进去……

我们集体绝食后写申诉，好不容易于 5 月 24 日被无条件释放回家。

回家后，很多朋友来看我，有的说自从看到电视上的我后，都在为我担心，八方寻找我到底在哪家医院。现在看到我后，既为我高

是炼法轮功的，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你边说话边撩裤腿给我们看，后来就听不见你的声音了，只有图象，播音员解释说 你因为炼法轮功，都炼出了血管瘤，法轮功不准你打针、吃药、你现在都瘫痪了，卧床不起……，你怎么还在这里，原来没有瘫痪啊？”

“我从来就没有瘫痪过，从去年冬天我就被警察一直关在拘留所，这次想方设法出去，到北京上访，这不，又被关进来了。你看的电视是我们 1999 年 10 月 1 日到《商务早报》社的时候，当天《商务早报》刊登的法轮功是“X 教”，我们便到报社去给他们讲我们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有记者在记录，摄像机也在摄像，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身患右下肢先天性大面积肿胀型血管瘤，经多年医治无效，手术时抽掉一根血管都没有治好，反而还伤了小脑神经，导致脑缺血后遗症，严重时走路都发

飘，并伴有短暂失明。并且多年来脸上还患有大面积深度黄褐斑，经过 6 年美容耗资上万元都没有治好，结果炼法轮功一星期后，脸上的斑完全消失了；两个月后，右下肢血管瘤和脑缺血病不治而愈。’”

她惊讶地反问：“真的，你原来说的是法轮功好啊？怎么电视上放出来你的画面时，播音员解释说的却是法轮功是坏的呢？这太可怕了，新闻媒体撒了个弥天大谎，不知欺骗了多少人，不亲眼见到你，我还以为电视上播的是真的呢？而且，这电视还不止放一次，头天晚上我们看后，第二天晚上我正在洗脚，儿子叫我：妈妈你快来看，昨天晚上那个炼法轮功的女娃儿又出来了。”

我问：“你看的是哪个电视台。”她回答说：“我们乡下只能收四川电视台一个频道。”我又问：“如果有人来调查这件事你敢证实吗？”她说：“我肯定敢，

冲厕所，所长大骂：“要舒服就去住锦江宾馆嘛，这里是这个样子，谁叫你来的？”等上面一来检查，警察就将总闸打开。

### 集体绝食和野蛮灌食

直到 2000 年 5 月份，为了抵制继续非法关押，我们便于 5 月下旬开始集体绝食，这时，所长害怕了，来劝我们放弃绝食，我们说：“不，我们修真、善、忍说真话没有错，我们要回家。”所长又说：“你们都是派出所送来的，我们只是看着你们，到时候他们来领。我们如数交给他们就完了，我们也无权放你们回去。”我们说：“那我们就只能用生命来证实法，每个人都知 道生命的珍贵，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的信仰，除绝食外别无选择。”

他们便通知了成都市公安局，处长冯久伟和另几位公安局的警察带来了安康医院的医生、护士一大帮人，开始了野蛮的灌食。警察指

使几个大男人到女监室里来抓，抓出去一个便由七八个大男人把大法学员摁在由两根长凳拼成的“床”上，有的摁头，有的摁手，有的摁腿，有的摁脚，有的捏鼻子，有的捏嘴，还有的掐脖子，经过一番挣扎，大法学员再也没有动弹的力气后，再由护士把管子插进去，浓血、白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以忍受。我常常以背诵师父的经文《心自明》来抵制他们的迫害。

我看见四川棉纺厂的大法弟子鄢定慧（女，50 多岁）被灌食时，好几次浓血、泡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受还是没有灌进去……

我们集体绝食后写申诉，好不容易于 5 月 24 日被无条件释放回家。

回家后，很多朋友来看我，有的说自从看到电视上的我后，都在为我担心，八方寻找我到底在哪家医院。现在看到我后，既为我高

是炼法轮功的，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你边说话边撩裤腿给我们看，后来就听不见你的声音了，只有图象，播音员解释说 你因为炼法轮功，都炼出了血管瘤，法轮功不准你打针、吃药、你现在都瘫痪了，卧床不起……，你怎么还在这里，原来没有瘫痪啊？”

“我从来就没有瘫痪过，从去年冬天我就被警察一直关在拘留所，这次想方设法出去，到北京上访，这不，又被关进来了。你看的电视是我们 1999 年 10 月 1 日到《商务早报》社的时候，当天《商务早报》刊登的法轮功是“X 教”，我们便到报社去给他们讲我们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有记者在记录，摄像机也在摄像，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身患右下肢先天性大面积肿胀型血管瘤，经多年医治无效，手术时抽掉一根血管都没有治好，反而还伤了小脑神经，导致脑缺血后遗症，严重时走路都发

飘，并伴有短暂失明。并且多年来脸上还患有大面积深度黄褐斑，经过 6 年美容耗资上万元都没有治好，结果炼法轮功一星期后，脸上的斑完全消失了；两个月后，右下肢血管瘤和脑缺血病不治而愈。’”

她惊讶地反问：“真的，你原来说的是法轮功好啊？怎么电视上放出来你的画面时，播音员解释说的却是法轮功是坏的呢？这太可怕了，新闻媒体撒了个弥天大谎，不知欺骗了多少人，不亲眼见到你，我还以为电视上播的是真的呢？而且，这电视还不止放一次，头天晚上我们看后，第二天晚上我正在洗脚，儿子叫我：妈妈你快来看，昨天晚上那个炼法轮功的女娃儿又出来了。”

我问：“你看的是哪个电视台。”她回答说：“我们乡下只能收四川电视台一个频道。”我又问：“如果有人来调查这件事你敢证实吗？”她说：“我肯定敢，

我叫蒋先碧，我家就住在四川乐至县放生乡。我一直在城里开个自行车店，这次是因为买了一辆脏车，被拘留。”

在场的二十多人听后都惊讶不已，都觉得现在新闻媒体如此颠倒黑白、故意撒谎，肆意欺骗观众，为达到抹黑法轮功的目地，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它们了解了法轮功真象后，当时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跟我学炼法轮功，还有的表示回去后也要炼，并一定转告亲人、朋友，电视上演的法轮功是假的。监室内有很多人学炼法轮功，被警察知道了，马上把她们分别叫出去威胁：如果你们跟着炼功，就延期别想出去。但还是有人坚定学炼法轮功，她们都被强行罚站。

拘留所里关的戎马半生的军人

过了几天，警察又把连续不间断地关了好几次的70岁老太婆刘灿送回来

了。

刘灿原是六九子弟校的校长，夫妻二人均是跨过鸭绿江的老志愿军，子女两个均在海外。刘灿因炼法轮功进京上访，回来后和我一样一直关在拘留所和派出所打转。

这次，她回派出所时得知老伴因上街买馒头，腿被倒下的人行道栏杆严重砸伤，不能自理，每天都只能靠吃冷馒头过日子，她为了回家照顾老伴，死活不肯再到拘留所，结果被建设路派出所的三个警察一脚踩在老人的背上，将手反绑，丢进警车的尾部，蜷缩着强行送了进来。

中午我们到拘留所内小卖部买东西，警察说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和刘灿说了话，便强行让我们站在太阳下曝晒。就连我买的肥皂放在地上都晒化了，警察也没让刘灿去遮阴，刘灿一直和我们一起头顶烈日，脚踩在滚烫的水泥地上……

我叫蒋先碧，我家就住在四川乐至县放生乡。我一直在城里开个自行车店，这次是因为买了一辆脏车，被拘留。”

在场的二十多人听后都惊讶不已，都觉得现在新闻媒体如此颠倒黑白、故意撒谎，肆意欺骗观众，为达到抹黑法轮功的目地，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它们了解了法轮功真象后，当时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跟我学炼法轮功，还有的表示回去后也要炼，并一定转告亲人、朋友，电视上演的法轮功是假的。监室内有很多人学炼法轮功，被警察知道了，马上把她们分别叫出去威胁：如果你们跟着炼功，就延期别想出去。但还是有人坚定学炼法轮功，她们都被强行罚站。

拘留所里关的戎马半生的军人

过了几天，警察又把连续不间断地关了好几次的70岁老太婆刘灿送回来

被长期反复关押的日子

拘留所里还有很多象我这样被长期反复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年龄大的有很多。

一天晚饭后，所长把大法弟子全部叫到坝子里，对我们说：“我劝你们还是别再回来了，这里根本就不是你们呆的地方，这里到了夏天室内温度不低于 50 度，通风设备又不好，排风扇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我看你们这么多的老年人在里面身体怎么受得了。”我们回答说：“所长，我们也不想来呀。你看，我们根本就回不去，还没回家又送回来了……”

后来拘留所不收当天反复非法关押的学员，派出所就改变了方式，接回派出所的法轮功学员在派出所留置室非法关一夜后，第二天再非法送进去。派出所的留置室非常窄小，是只有几平米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边只有一个装有尿、尿的便桶，不知有多长时间才倒一次。

被长期反复关押的日子

拘留所里还有很多象我这样被长期反复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年龄大的有很多。

一天晚饭后，所长把大法弟子全部叫到坝子里，对我们说：“我劝你们还是别再回来了，这里根本就不是你们呆的地方，这里到了夏天室内温度不低于 50 度，通风设备又不好，排风扇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我看你们这么多的老年人在里面身体怎么受得了。”我们回答说：“所长，我们也不想来呀。你看，我们根本就回不去，还没回家又送回来了……”

后来拘留所不收当天反复非法关押的学员，派出所就改变了方式，接回派出所的法轮功学员在派出所留置室非法关一夜后，第二天再非法送进去。派出所的留置室非常窄小，是只有几平米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边只有一个装有尿、尿的便桶，不知有多长时间才倒一次。

4—5 月黑屋子臭气熏天，臭虫、蚊子成群地向我袭来，粘满全身，我根本无法入睡。一天晚上，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就打了一个盹儿，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旁边蹲着一只癞蛤蟆，眼睛一直盯着我，撵也撵不走。

每隔半个月，警察把我接回派出所时都是星期天，儿子都会来见我一面。后来警察魏大平狠心地将我每次拘留 15 天有意改为 10 天，把我每半个月见儿子一面的权利也剥夺了。就这样我又被反复不间断地拘留 5 次。

由于长期不间断地反复非法关押。小车停着无人驾驶，我就只好叫弟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把它处理了。

大法弟子就这样被长期反复非法关押着。警察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夏天有意断水，十几平米的房子住二十几人，经常大、小便后无水冲走，我们只好用纸盖着。室内臭气熏天，守着大、小便吃饭的事时有发生。我们打报告，要接水

4—5 月黑屋子臭气熏天，臭虫、蚊子成群地向我袭来，粘满全身，我根本无法入睡。一天晚上，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就打了一个盹儿，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旁边蹲着一只癞蛤蟆，眼睛一直盯着我，撵也撵不走。

每隔半个月，警察把我接回派出所时都是星期天，儿子都会来见我一面。后来警察魏大平狠心地将我每次拘留 15 天有意改为 10 天，把我每半个月见儿子一面的权利也剥夺了。就这样我又被反复不间断地拘留 5 次。

由于长期不间断地反复非法关押。小车停着无人驾驶，我就只好叫弟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把它处理了。

大法弟子就这样被长期反复非法关押着。警察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夏天有意断水，十几平米的房子住二十几人，经常大、小便后无水冲走，我们只好用纸盖着。室内臭气熏天，守着大、小便吃饭的事时有发生。我们打报告，要接水